

准印证号：(53)Y00005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曲靖社会科学

QU JING SHE HUI KE XUE

- 爨文化简说
- 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
- 《爨龙颜碑》中爨氏家族兴盛 500 余年
- 明初白石江大战揭密
-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简介

(总第 133 期)

2019 2

主 办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云南省曲靖市社会科学院



专家风采



曲靖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获奖作品：《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探究》（论文一等奖）

胡春阳 河南省信阳市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党员。现就职于曲靖师范学院。先后获“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云南省教学评选活动一等奖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现正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已完成三项省级课题和一项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课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省部级课题三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理论探索》等cssci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曲靖市第八次、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获奖作品：《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论文二等奖）、《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人口与就业影响研究》（论文二等奖）

梁海艳，1986年生，云南曲靖人，汉族，曲靖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毕业，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出站。2015年博士毕业进入曲靖师范学院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人口迁移流动、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曾获曲靖师范学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第七届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连续获得曲靖市第八次、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工作以来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其中核心期刊7篇。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5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项、云南省教育厅资助性项目1项、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1项、曲靖师范学院科研项目青年项目1项、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项、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项。在国家A类出版社出版专著4部。

曲靖社会科学

2019年第二期（双月刊·总第133期）

出版日期：2019年4月

顾问 Consultant

赵正富 ZhaoZhengfu 袁晓璐 YuanXiaotang

主编 Editor-in-chief

岳石林 YueShilin

副主编 DeputyEditor-in-chief

王小祥 WangXiaoxiang

编委 EditorialBoard

朱升 ZhuSheng 唐玲 TangLing 李生荣 LiShengRong 范全军 FanQuanJun 臧国书 ZangGuoShu

编辑 Editor

汪德勇 WangDeyong 陈小琴 ChenXiaoqin 董立 DongLi

实习编辑 InternEditor

张兵 ZhangBing 蒋毅 JiangYi

联系我们 PleaseContactUs

编辑部电话：0874-3365168

编辑部传真：0874-3190268

来信与投稿：qjshkx@126.com

曲靖社科网：www.qjskl.cn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文昌街67号曲靖宾馆三号楼2楼

邮编：655000

印装：曲靖飞越彩印有限公司

电话：0874-3219735

印数：2300册

CONTENTS 目录

PIB

曲靖是二爨故里，是爨文化的发祥地。然而，由于历史久远加之留存的文物古迹稀少，有许多人既质疑爨文化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更质疑爨文化的价值之所在。翻开爨氏自三国两晋时期统治南中地区400余年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曲靖作为南中重镇曾经有过的辉煌已毋庸置疑。

P37

爨文化作为曲靖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不仅需要探索其历史价值，而且需要研究其现实意义。爨文化“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实现“活化”、“产业化”，即如何进行产业化开发，如何成为曲靖文化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

J

卷首语

4 激活爨文化的时代“芯” 打造特色生态旅游文化城市

T

特别策划

5 爨文化简说 / 范建华

13 激发爨文化精神的时代活力 ——论爨文化的时代价值 / 付尔华

16 从爨碑看爨文化的内涵 / 范利军

19 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建设背景下爨文化特色 旅游产品开发的思考 / 臧国书

21 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 / 余 晖

24 爨史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 重要文化现象在爨文化小镇开发中的运用 / 王启国

37 爨文化的产业开发现状 / 孙健灵

曲靖社会科学

P51

曲靖“东连贵竹，南通交广，北届（界）川蜀，西上滇藩，为四达之冲。而其系于云南也，犹人之有头目然。曲靖一破，而云南之全壤必不支矣”。由于地处要冲，入滇锁钥，所以曲靖为历代战争多发之地。汉灭“劳浸”“靡莫”、诸葛南征战于曲靖、隋史万岁讨爨、鲜于仲通曲靖之战、段氏平乱会盟曲靖、咸丰曲靖回民起义围城之战、民国曲靖围城之战等等。

P58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及意义，“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项目中的四本古籍，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详实、保存最为完好的云南铜政古籍，它们内容上互补互助，视野上宏观、中观、微观毕收，完整呈现了清代云南铜政的制度演变、实际运作、盛衰变迁与意义影响，既有大量规章制度，又有大量具体数据，并有铜厂、铜运的具体图景，都是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具有重大的经济史研究价值。

41 珠江源爨城文化、旅游和产业、人居融合发展新格局

——以曲靖爨文化特色小镇四位一体三生融合发展规划为例

/ 王定宝 聂仁平 李俊

X

学术探索

45 《爨龙颜碑》中爨氏家族兴盛 500 余年

/ 平建友

D

滇东古今

51 明初白石江大战揭密

/ 高兴文

S

社科书屋

58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简介

封二：专家风采

封三：致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的一封信

激活爨文化的时代“芯” 打造特色生态旅游文化城市

曲靖被称为“二爨之乡”，是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心。爨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极具内涵的文化底蕴，发源于盘江流域，以滇东为中心，上承古滇文化之余韵，下开南诏大理文化之先河，在汉末至唐中叶的五百年间，对云南社会乃至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广大区域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7年6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云南省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全省105个小镇入选云南省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曲靖共有5个小镇入选。其中，曲靖爨文化小镇入选创建全国一流特色小镇。

2018年12月5日，“曲靖爨文化小镇项目”开工仪式在曲靖经开区举行，标志着曲靖爨文化小镇在曲靖经开区正式落地生根，掀开了全市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新篇章。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李文荣出席仪式并宣布开工。副市长杨中华在开工仪式上强调，加快特色小镇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的重要平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措施，更是推动曲靖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有力抓手。曲靖爨文化小镇顺利开工建设，为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希望经开区和伟光汇通公司要高位推进，突出特色，聚焦产业，发扬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工程，紧盯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小镇的目标，把爨文化小镇打造成为推动曲靖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各县（市、区）要以曲靖爨文化小镇开工建设为榜样，加快全市特色小镇建设，为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力支撑和强大动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伟光汇通公司现已发展的项目如彝人古镇、滦州古城和微山湖古镇的案例，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了新的诠释空间。开发建设曲靖爨文化小镇，对爨文化进行深度挖掘，通过“爨学”“爨体”“爨氏”“爨人”“爨乐”“爨居”的深度提炼，把曲靖爨文化小镇打造成文化之窗、旅游之地、度假之所、产业之城，打造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成曲靖人文会客厅、全域旅游集散地、滇中旅游的新地标，打造一个生态型、民族型、文化型的城市旅游度假综合体。

聚焦爨文化小镇建设问诊把脉。2019年3月下旬，曲靖市社科联组织8名省、市社科专家齐聚曲靖经开区，围绕爨文化精神内涵、爨文化产品、爨体书法艺术、爨史重大历史事件、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爨乡饮食文化等6个方面在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交流发言，决策咨询，问诊把脉。其中，范建华教授以爨文化简说丰富爨文化实质内涵和文化底蕴；付尔华常务副部长以激发爨文化精神的时代活力为题，论述爨文化的时代价值；范利军主任从爨碑深谈爨文化内涵；臧国书教授围绕爨城背景下旅游产品的开发做了深入思考；余辉教授从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角度丰富爨文化历史情景再现；文化学者王启国则以爨文化产业开发为题，研究爨史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文化现象在爨文化小镇开发中的运用，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为曲靖经开区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贡献社科专家智慧。

本期内容，汇聚了社科专家们对爨文化研究及爨文化小镇建设思考的智慧结晶，重在与广大读者分享观点，为加快曲靖爨文化小镇建设，激活爨文化的时代“芯”，打造特色生态旅游文化城市提出宝贵建议。

爨文化简说

◇ 范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珠江正源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曲靖及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云南、牂牁、越巂、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南中地区，时间大致为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至唐天宝七年（748年）。爨文化在政治上实行“双轨制”；在经济生活上以农为主，畜牧为辅；在文化上是一个多元合体。爨文化是云南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甚至在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华章。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爨氏后代对爨文化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在爨文化资源的活化方面做了一定的挖掘、利用工作。

关键词：爨文化，曲靖文化，南诏，爨氏，资源开发

在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珠江正源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曲靖及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云南、牂牁、越巂、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南中地区，时间大致为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至唐天宝七年（748年）。这一历史时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诸

葛亮南征庾隆都督于味县（225年），至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置宁州。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统一政治面的出现和形成，大姓势力得到发展并成为中央王朝统治南中的社会基础，故可称为爨文化形成的准备期。第二阶段为泰始七年至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这一阶段是南中地区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时期。大姓豪强势力与爨氏称霸局面最终形成，从而使南中地区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区内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是爨文化形成的初始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咸康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这是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政治上趋于稳定，爨氏实行既奉王朝正朔又自领刺史郡守，搞相对独立；经济上农牧并重，以农耕为主，经济持续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受中原影响极大又自成风格，以两爨碑为代表的实物资料是其典型代表；在宗教意识方面，以“鬼教”为其传统的原始宗教，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鬼主”制度；“遑耶”姻亲制度则是其政治文化中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的体现。第四阶段从隋史万岁征爨开始，到唐天宝七年（748年）为止，为爨文化的衰落时期。期间，爨氏内部纷争加剧，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加强，南诏在洱海兴起并在唐王朝支持下东进击灭诸爨，爨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20万户西爨白蛮大迁

徙，促进了滇西的发展，并自此改变了云南历史的发展方向。

一、曲靖古史溯源

爨文化的孕育成长地——南盘江流域，自古就是古人类生活的地方。盘江流域的远古人类在滇东高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区域文化的中心为今曲靖、陆良两大坝区（陆良为云南第一大坝子，曲靖为第五大坝子）。其中，曲靖自古为“入滇门户”，素有“滇黔锁钥”之称。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云南较早的接受巴蜀、夜郎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加之辽阔的坝子、丰富的盘江水利资源、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等，使这里成为云南开发较早的农耕经济区。1982年11月在曲靖市麒麟区珠街乡三源董家村北的一个叫马槽洞的山洞里发现了大面积碳化稻。碳化稻在距洞口25米处被发现，分布约5平方米，大多为洞穴顶部渗透滴下来的岩浆形成的石灰覆盖，厚度1.5厘米~3厘米，有的碳化稻已嵌入石灰岩孔隙中。所见碳化稻均成墨黑色，表面无光泽，较粗糙，轻压即碎，且多数为脱壳米粒，经专家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粳稻型。此外，在洞壁上胶结土中，还发现大量兽骨，在洞上部约20米的地方，发现有人类留下的遗物陶器残片，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制作较粗糙，可以认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

1978年~1982年，在曲靖市麒麟区珠街乡八塔台发现了古墓群，经过一号、二号堆进行6次发掘共发掘了多个时期的墓葬700余座，文化堆叠层高达7米，墓群类型多样，交叉堆积，上至春秋，下至元明，文化层历时2000余年，这种墓葬现象在国内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在属于春秋至战国这一时期的30余座封土墓和土坑竖穴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时代的器物，而封土墓在云南青铜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其中，战国至两汉时期墓葬220座，宋元明时期的火葬墓304座。总计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有

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乐器和货币等。主要分青铜器，如铜剑、矛、戈、斧、凿、铜鼓、铜铃等；铁器，如铁矛、铁斧、铁凿、环首铁刀等；陶器，如陶玦、陶碗、陶鼎；玉器等。值得注意的是，铜鼓与陶鼎在同一类墓葬中出现。这种“鼎立鼓群”的现象，说明中原汉族权力至高无上的“鼎”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神器“铜鼓”，在这里受到同样的重视，恰好说明两种文化的交融。

从出土的大多数青铜器的造型、风格看，与石寨山应属同一类型，这又正好证实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之属，皆同姓相扶”¹的可靠性。可以认定，八塔台是与滇人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之属留下来的遗址，同时又比滇池地区带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色彩，庄蹻之后，这些滇人“分侯党支，传数百年”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派常頌开“五尺道”，由夔道（今四川宜宾）抵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这是官方修通往云南的第一条古道。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灭蜀后，秦在成都设蜀郡，任命李冰父子为郡守，开始修筑从成都循岷江而下，抵达夔道县的道路。李冰用集薪焚石、浇水爆裂之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凿道成功。常頌继承李冰事业，将道路延伸到味县，以沟通滇与巴蜀的联系。因此道沿途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宽仅五尺（相当于今1米左右），故称“五尺道”。道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再经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赫章，最后入宣威，抵曲靖，全程近1000公里。汉在秦的基础上扩宽道路，武帝命唐蒙修“南夷道”，亦即在五尺道的基础上扩展，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曲靖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使其在云南的地位日益凸显。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历来为巴蜀附庸的西南夷地区，此时被称为“南中”，仍受巴蜀节制。蜀汉立

国之初，东汉以来在南中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南中大姓（汉族移民上层）和夷帅（土著民族首领）趁中原纷争，纷纷起兵反蜀。蜀汉彰武三年（223年），刘备病死前后，“高定恣睢于越俊，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³大姓、夷帅的联合反蜀达到高峰。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在政治招降失败的情况下，亲率三军南征。兵进越嵩杀高定，五月渡泸（金沙江）战孟获于滇池，七月间在盘江上游降服孟获。八月与下牂牁、趋建宁的马忠、李恢会师于滇池，南中遂平。战后诸葛亮实施“南抚夷越”的方针，将原西南四郡（益州、牂牁、越嵩、永昌）分为南中七郡（建宁、牂牁、朱提、兴古、越嵩、云南、永昌），并将原设在平夷（今贵州毕节）的军事管理机构——庾降都督移至南中腹地的味县。自此，味县既是建宁郡治所，又是庾降都督驻地，七郡均受其节制，滇东盘江流域取代滇池区域成为云南新的文化中心区。

二、南中大姓纷争与爨氏独霸南中

后至西晋“泰始七年（271年）分益州南中，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⁴。其州治为庾降都督故地味县。宁州的设置，彻底改变了南中地区长期为巴蜀附庸的地位，使云南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居于全国九州之列。而作为宁州治所的味县，其在南中各郡中的中心地位便不言而喻了。这一变化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变化与转型，加之汉族与中原其他民族的不断进入，盘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普遍发生。到了西晋末期，在盘江流域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势，从而为爨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东晋时期，中原纷争，战乱频繁，两汉以来便已形成的南中大姓得到极大发展，建宁、晋宁等郡成为大姓势力最强盛的地区，主要有雍、爨、李、孟、毛、朱、霍、吕、董等。此时，封建王朝已无

力顾及南中，大姓间相互攻伐、相互吞并，最后剩下霍、孟、爨三家势力。成汉时，爨琛投靠李雄共同抗晋。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成汉分宁州置交州，以原建宁太守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孟彦为建宁郡太守。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霍彪得到成汉政权支持，势力最大，而孟彦欲兼并其势力，则投靠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东晋广州刺史邓岳伐蜀，军至兴古，孟彦趁机擒获霍彪缚送晋军杀之。成汉李寿闻讯派兵追击。孟彦随即被汉军所杀。霍、孟两姓势力在这次兼并中同归于尽，爨琛则趁机吞并其他大姓，造成了独霸南中的局面。

爨琛独霸局面形成后，爨氏对南中的统治，经宋、齐、梁、陈诸朝的更替而长盛不衰。这一时期，中原南北朝对峙，群雄纷争，成都数易其主。得蜀者力图自保，失蜀者自顾不暇。北方诸国则更是鞭长莫及。其间，中原王朝所任命的宁州刺史，多在成都或建康（南京）遥领官衔，坐食俸禄，爨氏便自封自领刺史、太守，对南中实行割据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中叶。

三、爨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爨氏独霸南中400余年〔东晋咸康五年（339年）至唐天宝七年（748年）〕，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的混乱局面。在爨氏统治之下，南中地区相对稳定，故而不少内地人户为逃避战乱而纷纷迁入。这些汉族移民多转化为大姓的部曲或平民，成为爨氏大姓势力物质生活来源的创造者，亦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自秦汉以来不断徙居南中的汉族移民，与当地的滇人及其同姓（同血缘关系）的靡莫之属杂居相处，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爨人。爨人是当时南中的主体民族，其主要成分为汉族移民与当地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滇人的融合体，所以吸收了两者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创造出了具有独立风格的爨文化。诚然，也应当指出的是：爨地以宁州为空间范畴，被称为爨区。在爨区内虽以爨文化为主体，但并不排除其他的古老文化如昆明、夜郎、百越、氏羌、哀牢等文化在区内各民族中的自我保存和发展。

四、爨文化的特点

爨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经济特征。在经济生活上农畜并存，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且农与牧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史料记载，爨地“邑落相望，牛马被野”“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云南及西爨故地并只生沙牛，俱绿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⁵。这是爨文化与北方草原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和中原典型农耕经济的显著区别。这一经济特点，是由爨文化产生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传统习俗所决定的。

政治特征。政治制度是研究一个文化体系的基本问题之一。特定的文化内涵，必定有特定的与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诸葛亮南征后，将南中四郡分为七郡，这一设置并未完全按地域来划分，而是在庾亮都督节制之下，根据西南夷原有的民族结构来划分的。同时，既任命王朝官吏，又封土酋为长，这种“双轨制”的政治制度对爨区政治管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姓虽因移居南中时间较长而逐渐“夷化”，但与土生土长的土酋夷帅仍有较大区别，在南中统治阶层中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又是土酋夷帅反抗王朝势力渗透的重要盟友。当王朝势力强大时，他们投靠王朝，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当王朝势力削弱时，又往往与土酋联合起来，割据称雄。大姓为了自身利益，与夷帅结成“遑耶”，亦即姻亲。在郡县一级，大姓受王朝之封成为郡县官吏，在村邑又通过姻亲关系来维护其对下

层群体的统治。产生这样一种结构，是因为爨区各部落之间尚未完全打破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尚处在初期和发展阶段。爨区实行的是郡县制，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行使统治权，但与爨区各民族、各部族间，实行的是姻亲制。且各部落之间有很大的独立性，各民族、各部落村舍均有自己的宗教和政治首领——鬼主，几个有血亲关系的部落供奉一个大鬼主，整个爨区又奉爨氏集团的最高首领为诸爨大鬼主。鬼主是村邑和部落的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鬼主与鬼主之间除诸爨大鬼主外互不统属，而是通过姻亲和血亲结成联盟。爨区的这种特异的政治制度，既不是部落联盟制，也不是奴隶制、农奴制，更不是封建制，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于是政治结构上变出现了上、下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上层为爨氏集团和王朝官吏（包括王朝和爨氏任命的其他大姓），下层为村邑部落首领。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系统，使其实行郡县制与姻亲制并重，既奉王朝正朔，又搞相对独立。从而决定了当时的爨区，既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王国，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行政区划。

文化特征。爨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爨文化的创造者——爨人是一个复合型的人们共同体，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不尽相同。爨人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直接发展演化而来，而是由汉人、滇人为主，包括古老族群的人们融合而成的。这些融进爨人的不同成分，在新的组合形式下，必然带有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这就使其在文化特征上，打上了多元的复合体组织形式的烙印。爨人信奉众多原始氏族的图腾——虎、牛、蛇、火、稻等。其中，以虎、火为图腾的，多来源于氏族系统的族群；而以牛、蛇、稻为图腾的，则来源于百越系统的族群。这些原有各民族的图腾，在爨区内成了各族群都能共同接受的新崇拜物。对此，虽文献记载甚少，但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却时有发现。直到今

天，云南省寻甸一带的彝族，仍对蛇和稻十分崇拜。彝族女子的服饰中就带有许多蛇崇拜的痕迹，如其腰带为蛇形，头饰图案为蛇皮花纹等等。当地至今还保留着在“祖洞”（供奉祖灵的山洞）或房梁（在滇东一带彝族中，居室无汉式的正堂供桌，供奉家神和祖位的地方是房梁）上，放置一竹筒稻谷的习俗，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不妨大胆设想，在这一怪异现象后面掩饰着的，正是爨文化时期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的崇拜习俗，在其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之后仍保留着自身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彝族这个长期被学术界认为是以山地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却保留着这些稻作民族的原始习俗，不正好说明这一点吗？

在爨文化时期的众多崇拜物中，蛇崇拜占有重要位置。爨人把蛇当作自己的神祇，把蛇看作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撒尼著名史诗《阿诗玛》的主人翁阿诗玛，就是“蛇女”的意思，据研究，撒尼语“诗”即“蛇”之意，“玛”即“女孩”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丽于一身的撒尼美女⁶。这种对蛇的崇拜，可溯源于古滇人的蛇崇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也是爨人及其先民们农耕意识的体现，说明农耕意识和农业经济在爨文化精神、物质文明中的主导地位。

祖先崇拜，也是爨人的原始崇拜之一。爨人认为本部落的祖先是保护神，并且十分迷信“鬼”，信奉“鬼教”，每个部落必有一个鬼主，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鬼主能沟通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具有人神参半的特殊身份。既不像汉族的巫，也不像纳西族的东巴，鬼主不仅是本部落的宗教职业者，同时还是部落的统治者。这样一种身份，使鬼主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这权利是爨氏家族赖以统治基层的力量。

我们说爨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很重要的一

点是其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举世闻名的“两爨碑”无论是行文风格、职官题名，还是碑的形制，以及大爨碑碑额的饰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不过从“两爨碑”的艺术风格讲，它又带有南方民族特有的野、蛮、怪的气质风格⁷，既含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蛮夷之气⁸。

总之，我们认为爨文化源于古滇文化，但又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熔多种文化为一炉的巨大创新。没有这种创新，就没有云南文化的生命源泉。对于古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来说，爨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五、南诏的崛起与南诏灭爨

洱海地区在隋唐以前较之滇池和滇东落后，秦汉时主要活动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古昆明族⁹。汉晋以后，随着王朝势力的步步深入，中原汉族文化和滇中、滇东地区先进技术的不断传入，使其逐渐得到发展。到了唐初，洱海周围形成了六大部落集团，即蒙舍诏（今巍山）、蒙嵩诏（今漾濞）、越嵩诏（今宾川）、浪穹诏（今洱源）、施浪诏（今洱源青索）、邓赅诏（今邓川），各部落“兵力相将，各有君长，无统帅”¹⁰。其中蒙舍诏居于南部，被称为“南诏”。从开元初，经20余年兼并战争，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最终统一了洱海地区。

南诏虽在洱海地区崛起，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仍远不如已统治云南400年之久的滇东爨氏。为此，南诏便开始积蓄力量，寻找时机攻击爨氏。降至天宝初，唐王朝制定了“开路（开步头路）、筑城（筑安宁城）”的战略计划，以打通横贯爨区南北的通道，加强北面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与南部安南都督府（驻今越南河内）的联系，进一步控制爨区。其中，筑安宁城便是这一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宝）初，节度章

仇兼琼……遣越嵩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¹¹，修筑步头路上的枢纽重镇安宁城。“安宁（即今昆明市下辖安宁市）雄镇，诸爨要冲”¹²，西临南诏，东驭两爨，南望交趾，北联戎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¹³。唐在安宁筑城，无疑是在爨区腹地插上一颗钉子，对诸爨的割据势力构成极大威胁，于是诸爨联合起来反唐。“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¹⁴。在这种情况下，“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¹⁵。皮逻阁得唐玄宗支持，便开始了大规模对爨战争，以达到其向东扩张，实现对云南全面控制的目的。同时，诸爨之间，受唐使李宓挑拨，内部自相残杀，给皮逻阁创造良好战机。天宝六年（747年）居于曲轳（今马龙）又在形式上为诸爨共主的大鬼主爨崇道，杀了盘踞南宁（今曲靖市麒麟区）的叔父爨归王。归王妻阿姹密派使者求援于皮逻阁，皮逻阁欣然接受其邀，并将女儿嫁阿姹子爨守隅，守隅自袭父职为南宁州都督，与崇道抗衡。崇道“犹与守隅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诉于归义，兴师问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轳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川。归义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¹⁶。接着皮逻阁又将诸爨中唯一剩下的爨守隅母子迁到南诏。至此爨氏彻底衰亡了。

南诏虽灭了爨氏，但对爨区的统治并不稳固，爨氏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消除。为巩固对爨区的统治，天宝七年（748年），“归义（即皮逻阁）卒，诏立阁罗凤袭云南王”。阁罗凤继承父志，“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居林谷，故不得徙。是后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应为

“东”），荡然兵荒矣”¹⁷。滇东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爨文化衰落了。而徙往滇西的西爨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的经济文化的代表，虽被迫西迁，却在客观上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并且与洱海区域已有一定发达程度的经济文化相交融，经过逐渐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南诏大理文化。

天宝七年南诏灭爨，成为云南历史上一次大转折，南诏最终控制了爨区，统一了云南，洱海地区也就取代盘江区域成为云南历史上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六、爨氏后裔现今分布概况

南诏灭爨后，杨牟利“徙二十万户（爨人）于永昌”，将原生活于滇东坝区的核心统治势力迁徙至永昌，即今以保山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包括大理部分地区。爨氏家族被遣散至滇西或偏远的山林后，开始夷化，逐渐与边区少数民族无异。至今在云南腾冲、大理等地均有姓“寸”之人且多达4万人，据寸氏族谱记载，现今寸氏多为爨氏后人¹⁸。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爨”“寸”“串”“川”“全”“炊”“篡”姓人口达5万人以上¹⁹，除去云南地区的4万人，剩余1万及以上人口散落在全国各地。其中这1万人中不乏当年爨氏被灭而造遣散的后人，但仍有相当部分与治滇爨氏无直接联系，而是同祖先但不同支脉的北方爨氏后人。

关于爨氏始祖考论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说法，但据《爨龙颜碑》所载“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及《两爨世家》所载“爨氏自谓楚令尹子文之后，汉季食采于爨，以爨为氏。自河东安邑迁运南土。然《战国策》魏惠王时有爨襄，则著姓已在秦前。……晋氏动迁，中原扰攘，爨氏以方土大姓，自王蛮方。所部夷既众，皆从主人之姓，统称爨

人，而分东、西两爨”，可推断爨氏家族的始祖源起于魏故都安邑，即今山西运城的夏县禹王城附近。据王雪樵²⁰考证，原夏县爨村正是爨氏家族最初的起源地，该村于1981年全国地名普查时因嫌“爨”字过于复杂而改为“全村”²¹。因此，治滇爨氏与北方爨氏皆是源于夏县爨村，历来山西一带人口流动性极大，且迁移多是长距离的。爨氏一支迁徙至蜀中，又经蜀中迁至云南，成为南中大族。另有一次大迁移发生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山西先后移民十八次，其中迁往北平六七次，人数有万户、数万户之多，多以军旅编制，实行屯田。今北京西郊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爨底下村”（又写作“川底下村”），原名“爨里安口”，正是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地军屯形成的村落。遗憾的是，如今的“爨底下村”无一人姓“爨”，但仍保留旧称的“爨”。原名中的“里安”，其实是山西安邑、夏县、平陆一带的地方方言²²。据了解，该村原址在沟底，因此“爨里安”即“爨底下”的意思。虽爨底下村现无爨姓之人，但从侧面可反映出，现今散落至各地的“爨”“全”“川”姓等多为山西爨村的移民。据悉，与夏县毗邻的平陆县留史乡的“爨家坡”（现改为“全家坡”），现今仍有“爨”姓人，但“爨”姓已改为“全”姓。

据部分统计，今云南省腾冲和顺、大理新华村；四川省宜宾明威乡；河南省宜阳城关乡后庄村、樊村乡、董王庄乡、嵩县田镇、栾川县潭头乡、汝阳市靳村乡、邓州市大桥乡，许昌鄢陵，三门峡湖滨区西贺家庄；陕西省宝鸡凤翔田家庄新增务村、石鼓镇高家河爨家岭、扶风县法门镇，华阴孟塬镇渭南沟李村爨家自然村；河北省廊坊大城县；山东省商河县怀仁镇爨家村；湖北省荆州石首镇小河口镇杨苗洲村、枣阳爨庄；甘肃省庆阳西峰区董志镇爨胡洞队；山西省运城平陆爨

家坡等地仍延续有爨姓后代，虽大多已改姓为“寸”“串”“川”“全”“炊”“篡”等，但毋庸置疑，他们都源于同一个祖先，同为一根血脉的延续。²³

七、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爨氏统治南中400余年，政治上实行“双轨制”，政教合一；经济上农牧并重，商业贸易同时发展；社会上稳定和谐，民族大融合；文化艺术上风格多元，汉夷融合，不仅与中原文化、古滇文化血脉相连，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地域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爨文化融中原文化、古滇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楚文化等为一体，继承中有创新，历经400余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文化影响力延续至今。在弘扬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深入认识爨文化蕴涵、时代价值，对丰富中华文化资源库，挖掘和彰显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区域性的爨文化基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爨文化资源的深入开发利用，不仅有利于爨文化品牌的打造，更是助推地域文化建设、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目前，政府、企业、社会人士、专家纷纷聚焦爨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整合及品牌开发等系列活动中，现已取得不少阶段性成就。一是在爨文化研究方面，成立有曲靖市博物馆之爨乡福地馆、曲靖市爨文化研究所、陆良县博物馆之爨乡陆良文物展、中原爨文化研究会，举办曲靖市爨文化学术研讨会、曲靖市爨体书法大赛作品展、中原爨文化交流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创作有爨剧《爨碑残梦》、纪录片《爨碑惊奇录》等艺术作品，出版有《爨文化研究》《爨文化史》《爨文化新探》《爨文化论丛》《南碑瑰宝》等爨史及爨碑研究成果；二是在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政府有意识挖掘“爨文化”

为城市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增值服务，如曲靖市高新区正在积极筹建爨文化休闲旅游综合体——“爨文化小镇”，计划打造出全国唯一的爨文化主题小镇，一个集生态型、民族型、文化型为一体的城市旅游度假综合体。又如每年举办的爨乡美食文化主题美食节庆活动等；以陈正义为代表的爨体书法艺术家长年致力于爨体书法推广与教育工作，成立爨体书法工作室、开展社会教育培训等；以陆良县爨陶艺术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公司正借力“爨文化”积极打造文化品牌，又如宜良西红花酒业开发的爨坊酒、爨茶、北京爨底下村开发的系列爨文化主题客栈、郑州“爨”字商标注册等等；民间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如爨绣等。由于爨文化资料缺乏、资源匮乏，深入研究和开发都存在很大的难度，目前对爨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尚处于初始探索阶段，更多的是一种流于表面，标签化、符号化的利用，因此就更要求在开发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文艺创作者、创意设计者的创新精神和设计理念，创作出一批融历史与时代为一体的爨文化主题产品；在数字化背景下，基于“文化+科技”，充分挖掘爨文化历史故事，在文学艺术创作、动漫、影视、音乐、网游等方面下功夫，让民族民间工艺品更具时代审美理念，让爨乡美食更符合当代人的口味，让各民族共同感受爨文化的厚度、温度和时尚感。注

【注 释】

- 1、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 2、参见《华阳国志·南中志》。
- 3、参见《三国志·蜀志·李恢传》。
- 4、参见《华阳国志·大同志》。
- 5、樊绰：《云南志·名类》。
- 6、参见《阿诗玛》。
- 7、陈孝宁：《试论〈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及

价值》，选自《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蒋大康：《从文化角度审视〈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及价值》，选自《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版。

9、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10、参见《旧唐书·南诏传》。

11、参见《南诏德化碑》。

12、同上。

13、参见《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

14、参见《南诏德化碑》。

15、同上。

16、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7、同上。

18、改姓之说，一是因爨氏被流放，为避嫌；二是后人嫌爨字复杂，不易书写。

19、全国“全”姓人口达38万余人，其中仅少数“全”姓为爨氏后裔，现未得到精确统计，故取保守值。

20、原山西运城日报总编辑，代表文章《云南爨氏始祖考》《夏县“爨村”与云南“爨人”》等。

21、在夏县一带的方言中，“cu à n”音读作“qu à n”，与“全”的方言发音相近，因此简化为“全”字。

22、当地人表示方位时一般说“这安”“那安”“里安”“外安”“上安”“下安”等，“里安”的意思是“下边”。

23、资料来源于王雪樵及中原爨氏研究会。

责任编辑：张 兵

激发爨文化精神的时代活力

——论爨文化的时代价值

◇ 付尔华 中共曲靖市委网信办主任

曲靖是二爨故里，是爨文化的发祥地。然而，由于历史久远加之留存的文物古迹稀少，有许多人既质疑爨文化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更质疑爨文化的价值之所在。翻开爨氏自三国两晋时期统治南中地区400余年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曲靖作为南中重镇曾经有过的辉煌已毋庸置疑。让人们疑惑纠结的是，爨氏大姓在治理南中地区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有没有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其精神实质是否值得后人总结传承？这是爨文化是否真正成其为文化的核心命题。

何为文化？词典中解释最多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众多的解释中，我最赞同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经下过的一个定义，即：“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按照这个定义，也就是说但凡被称其为文化的，它一定是一种时间的积累，并在长期的时间积累中，形成了这一区域的人们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爨氏治滇近400余年的历史中是否形成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作为一个爨文化的推崇者，在研究爨文化这段历史并力图使其具象化的过程中，认为爨文化至少有三种核心精神值得总结：

其一是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开拓精神。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在两汉时称“西南夷”，因地处巴蜀之南，故又称“南中”，由于这里山遥

路远、地势险峻、开化较晚、少数民族众多，而被称为“不毛之地”、“蛮夷之地”。东汉末期，以爨氏为为首的汉族大姓从中原辗转流入南中后，特别是爨氏自公元339年独霸南中至唐天宝年间（公元746年）南诏灭爨4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以惊人的气魄和毅力深入西南边陲“不毛之地”开疆拓土，成为蛮夷之地的最早拓荒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展理念，引领南中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并达到空前的高度。一是兴修水利。爨氏沿用两汉时期的水利设施大力发展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使这一地区成为早期的水稻主产区。二是使用牛耕技术翻土精耕细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水稻单产量、《华阳志·南中志》记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使用”，当时的南中水利、水田稻作经济空前发展，在纵向上超过古滇，在横向上领先于其他地区。三是畜牧经济发展迅速。古老的“昆明”人是魏晋时期“东爨乌蛮”的重要族群，也是西南夷最大的游牧群体，《云南志》云：“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批羊皮”，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其成为南中地区的又一支柱产业。四是以井盐、矿冶、纺织为主的矿冶业、手工业、商贸业同步发展。五是“尊儒重教”。魏晋时期，爨氏大姓虽逐渐“夷化”但仍保持着汉文化尊儒重教的传统，雍、爨、李、孟四大姓氏皆设私塾重视子弟培养，爨宝子“宫字数仞，循得其墙”入门深造。爨龙颜“稠繆七经，蹇蹇匪躬”。二人学成，均通过举秀才而入

仕途。如今的曲靖地区仍保持着普遍重视教育的良好传统。通过上述措施，爨氏政权构筑了“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至宣威，邑落相望，牛马被野。”（新唐书·南蛮传）的盛世景象，爨龙颜曾任全国十九州宁州刺史，管辖领域达云南全境含贵州、四川的部分领域，为繁荣稳固边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二是变服从夷的民族团结精神。爨氏是民族团结的典范。中华民族的进步历程大多是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历程，但在西南民族发展史上，却有过两次汉族“变服从夷”融入少数民族的过程，一次是公元前280年的庄蹻入滇，《史记》“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另一次就是爨氏统治南中的400余年间，为与西南夷蛮夷之地各民族、各部落长期和睦相处，以爨氏为首的南中大姓以他们的睿智与情怀开始了漫长的夷化历程。他们脱下汉服学穿少数民族服饰，他们学说夷话、学习夷经。大姓与酋长互通婚姻结为男女姻亲，不能结为姻亲的则通过“遑耶”文化即干亲家、或“盟誓”文化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并达成利益共同体，所谓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在政治上接受夷族巫鬼教，以鬼主身份统治南中数百年，通过上述各种路径和方法，爨氏与魏晋时期的土著居民、部落不断融合，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爨族、爨人，史称“爨蛮”，截止南诏灭爨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已达到空前融合的高度。

《爨龙颜碑》就是南北朝时期汉文化向西南传播和云南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爨氏为奠定这一民族融合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是“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爱国精神。爨氏是中原的汉族大姓，自爨琛公元339独霸南中至唐天宝年间的400余年里，身处西南边陲遥不可控的爨氏政权，虽已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格局，但爨氏政权从未因中原王朝战争不断，朝代更迭平凡而改元建国，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始终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这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爨守中墓志铭》均有

记载。爨宝子“弱冠称仁”之后，遂改革“恃远擅命”的做法，亲自入朝侍君，并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创了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先河，即在“奉正朔”的原则下，中原王朝实行封建君主制，爨地则实行封建领主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主体下，同时保留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爨宝子本人，既接受了朝廷任命的“建宁太守”，同时又保留着世袭的“振威将军”的头衔。后来爨龙颜也曾“万里归阙”，两次入仕中央王朝。在“奉正朔”思想的引领下，南中地区虽然偏远，但历经东晋、南北朝、隋唐前期，几百年间未发生大的战争和变故，这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呈现“户口殷众、金宝富饶”的繁荣景象。

如上所述，爨氏大姓治理南中地区的400余年里，不仅创造了这一地区人民忠贞爱国、民族团结的精神价值和蛮汉交融、和谐相处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并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了这一区域开拓进取、吃苦耐劳、开放包容、诚实质朴、自强不息的集体人格，这种集体人格在今天的大多数滇东北人身上都有体现。因此，爨文化不仅成为其文化，并且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她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祖国多民族文化中一朵靓丽的奇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的传承不仅仅体现在文物古迹中，更植根于这一区域的人民生活习俗和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大小爨碑固然是爨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瑰宝，但爨氏统治南中地区400余年的历史，又岂止是两块爨碑所能诉说得清的。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研究爨文化那段尘封的历史、总结爨文化精神的时候，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辩证地对待那段历史，用扬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挖掘激活爨文化的时代价值，增强曲靖发展的软实力。

第一，要切实增强对爨文化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爨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和民族文化的奇葩，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历久弥新的无穷魅力，是曲靖文化精神的渊源和底色，也是融入曲靖人血脉的重要基因。其中蕴含的“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变服从夷”、维护统一的开放包容、民族团结精神等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必须充分挖掘爨文化核心精神的时代价值，激发时代活力，使这些优秀的历史基因得以世代传承，永葆其青春活力和时代魅力。要通过举办爨文化论坛、爨体书法大赛、爨文化产品研发、爨文化产业打造等多种方式积极搭建平台、寻找载体，广泛阐释、宣传爨文化的核心精神，从而达到成风化雨、以文化人的目的，进一步增强对爨文化的文化自信和自信力，并以此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曲靖人为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曲靖篇章接续奋斗，不懈努力。（现在，我们要打造的爨文化特色小镇，其实也是一个最好的爨文化传承载体。）

第二，要大力弘扬爨文化“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居乱世而能自持，爨氏执掌南中400余年间，大范围革除世袭制的弊端，采取较为开明的选官、任官制，出现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良好风尚，从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使爨乡大地在中央政权无暇顾及、举国皆乱的大环境下，依然保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邑洛相望，民户殷实”的太平景象，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不等不靠、不争不要，敢闯敢试、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的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当前，曲靖正处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作为云南第二大城市，市委明确提出要把曲靖建成“全省经济文化强市，进入全国地级市100强”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更需要用这种敢闯敢试、敢想敢干的开拓创新精神，更需要用这种不等不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需要用这种赶超跨越的担当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

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和拼劲，以“六大产业”为抓手，狠抓落实，一抓到底，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不断推进曲靖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第三，要永远坚守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爨氏在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雄长云南数百年中，历十数代人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堪称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云南打造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要求。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维稳护边、维护民族团结的任务异常繁重。首当其冲，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不让一个民族兄弟掉队”。曲靖作为云南省的第二大市，世居彝、回、苗、壮、布依、水族等7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依然贫困，民族团结进步任务艰巨。当前，就是要在继承中创新，扎实开展边境长廊工程建设，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通过弘扬优秀的民族团结传统，激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团结进步，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使各族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让曲靖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为祖国的民族团结和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社科

责任编辑：张兵

从爨碑看爨文化的内涵

◇ 范利军 曲靖历史文化研究学者

爨文化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又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包括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约5个世纪的爨氏治滇历史时期，由爨人、爨蛮这个民族群体所创造的既存与现存的各种文化现象，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巫术禁忌、工艺制造、礼仪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生产结构等。认真分析这些既存与现存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到：爨文化是云岭大地上，继古滇灿烂的青铜文化之后又一大民族文化体系，它是上承古滇文化，下开南诏、大理区域文化之先河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三大高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与民族凝聚的典范。

爨文化的时间定位应从公元338年霍彪失败，爨琛“王蛮夷”南中称雄始，至唐德宗贞元2年（786）年爨守忠最后一位南宁都督和郡王逝去，这一文化才逐渐隐去，其存在时间约500年。

爨文化的空间定位，其存在的区域、政区范围主要以建兴3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后调整郡县，移庾降都督府治味县（曲靖），领南中建宁、朱提、云南、永昂、兴古、越巂、牂牁7郡，到西晋初宁州的建立。从此南中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稳定在曲靖不变，这一地区随之成为爨氏家族据地称雄的腹心地带，也是爨文化大致的范围。后又演

化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袁嘉谷先生在《滇绎》中认为：“两爨之分，一以地理，一以人种，一以语言，一以文化”，以袁先生所说四个特征大体划分，西爨以曲靖以西，楚雄以东即以滇池、南盘江流域为中心及周边；东爨地区则延伸到滇东北、黔西、黔西南、桂西北，南盘江流域以北，北盘江流域以西，然后绕滇东南至红河、元江一带。

爨文化的源流。它源于中原文化的中心，《爨龙颜碑》记载：爨氏的祖先“耀辉西岳”、“蝉蜕河车”，“迁运庸蜀，流薄南入”。从最近的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也证实这个源与流是汉文化的，同时它又融合边地民族文化，也受古滇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

爨文化的政治状况。爨氏统治的政权结构是以中原中央王朝为正溯，实行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别。由于历史上王朝变更频繁，加之中原纷争不断，中央王朝对南中地区鞭长莫及，由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员，真正实际到位的不多，多数是“遥领”遥控，地方官员基本上由爨氏及其它大姓担任。中原动荡时，南中地区的各级政权基本上都被爨氏家族控制，爨氏维护了中原与边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开门节度（使）、闭门天子”的格局。

爨氏统治区域的经济。爨氏经济区域，大体属

于“耕田有邑聚”一类的农耕经济区，较之其它地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半牧半农经济，其发展水平要高得多。农耕文明的发达，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主要以井盐、矿冶和纺织三大行业最为突出，同时商贸业也较发达。交通水陆并用，使曲靖真正成为入滇“锁钥”。据唐代魏征《隋书·梁容传》载：北周时南宁州（今曲靖一带）“户口殷实，金宝富饶”。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区（坝区）已是“邑落相望、牛马被野”。《蛮书》收获与中夏（中原）同的状况。

纵横云南几千年的古代史，从文化遗存看，存在了五个世纪的古滇国的文化代表是灿烂的青铜文化，那同样存在了五个世纪的南诏、大理文化其代表就是佛教文化。那治滇约五个世纪的爨氏的文化代表是什么？无疑是碑刻文化。

碑刻具有丧葬、纪念和教育的功能，并昭示了儒家的价值观。它从先秦时期起，碑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礼仪空间的标记，随着儒家文化成为正统，到汉晋之际，碑用来纪念某人的身份以及作为墓葬的功能要为突出。爨氏家族延续数百年，那些土木结构的物质文化在演变中消逝，唯有埋葬在地下的石碑、墓葬还存在，这是目前发现爨文化遗存最重要的资源。

曲靖是目前发现记载爨氏家族史迹最多，文字最详、碑刻最集中之地，这也说明这里是爨氏的核心区域。

爨氏骧石刻：1971年在陆良（古同乐县）发现，该刻石约为40×60厘米，文四行；靠碑左刻19字，首行“泰和五年岁在”，次行为“辛未正月”，第三行为“日戌寅立”，末行为“爨龙骧之墓”。刻石原放置“深堆”墓内。年代为晋简文帝司马显咸安元年（371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爨氏墓碑。晋朝制度以蛮夷校尉统兵治理各州郡。“爨龙骧之墓”当为公元371年以前，曾任龙骧将军的爨

氏某一族人之墓。

《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称小爨碑，清乾隆43年（1778年）出土于越州杨旗田，清咸丰二年（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1938年在曲靖一中建碑亭保护，1961年3月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爨碑立于“大亨四岁在乙巳”，即公元405年，碑高1.83米，宽0.68米。爨宝子生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七年（382年），23岁前历任建宁郡主簿、治中、别驾、太守，振威将军。公元405年逝世，年仅23岁，从碑中未看出其显赫的功业，但年纪轻轻就能升居建宁郡太守要职，并承袭振威将军封号，显示了这时期爨氏在建宁郡的强大势力。

《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郡之碑》，俗称大爨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二年（458年），碑高3.38米，宽1.64米，碑首有双蟠龙纹，碑额上部还有朱雀、白虎浮雕。其下有穿，穿左右各有日纹、月纹，日中刻跋乌、月中刻蟾蜍，以示爨龙颜世后永存于天地阴阳之间。而碑穿，则是汉碑中的常制，显示了中原文化对爨氏的影响。

爨龙颜是爨氏家族最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其碑文记叙了整个家族的源与流，其祖先发迹于华山之西，家族繁衍后又东渡黄河到山西，枝繁叶茂后又流入湖北等地，最后辗转来到云南。它揭示了中原汉民族的迁徙路线，由西向东、向南、向西南，这也是历朝历代，汉文化由中原向边陲渗透、推进的路线。同时也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柱，是整个家族延续的密码，这就是“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精神。

《爨守忠墓志铭》，又称为《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志呈正方形，边长48.7厘米，厚6厘米。志文首题：“大唐故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袭南宁郡王河东爨公墓志铭

并序”。碑文记载了墓主人即爨归王之第二子爨守忠生平事迹。其中所涉及爨氏谱系以及唐代职官、地理沿革和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它解决了爨文化和爨氏家族终结的时间和文化没落的问题，这是包括《新唐书》等都未记录的史实。一般史籍记载唐天宝七年，阁逻凤继位之后开始配合唐朝天爨，爨守忠的哥哥守偶被迫离开爨地到河谿居住。杨牟利奉命驱赶二十万户西爨迁至永昌，这是公元748年的事。而这块墓志的发现，说明爨氏家族并未灭亡，至少往后又延续了38年，其历史真相是南诏作为新兴的奴隶主政权，不会轻易驯服于唐王朝的，坐收渔人之利占领整个爨区后，开始向唐朝叫板并独立建国，建立地方政权。从汉代历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推行了近六七百年的郡县制嘎然而止。唐王朝初吞苦果，这才又想起爨氏家族，于是任命爨守忠为南宁都督和郡王，遥领南宁一十四州领地直至爨守忠暴病于公衙内，爨氏家族才最后消亡。

《寸氏墓碑志》，这是目前发现最晚的记录爨氏家族的碑刻，又称《寸升碑》，立于明永乐9年（1411年）。碑文共17行900余字，碑文记载了寸姓源于爨姓，其祖为爨琛、爨龙颜，“世代渐远而讹曰寸也”。寸升又是大理国丞相寸宗六代孙。结合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大理鹤庆、保山腾冲寸姓为当地大姓，其祠堂、家谱记载都印证了这一记录。

以上五块记录爨文化的碑刻，再加上史料上记载的《爨琛碑》、《爨云碑》、《祥光石刻》三块碑刻，构成了爨氏家族和爨文化遗存的重要、标志性文物。其中大小爨碑和爨守忠墓志铭记录史料信息量最大，填补历史空白尺度更大，但从碑刻文化和艺术角度看，又以大小爨碑尤为重要。在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在石刻内（全国十处），小爨碑位列第二，大爨碑位列第三，足见二爨碑在碑界的地位。

对二爨碑在文字史、书法史的评价，前人多

有言，这里不再赘言。仅从文字演变的历史上看，二爨碑是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见证文字，《爨宝子碑》隶多楷少，而晚于它半个世纪的《爨龙颜碑》则楷多隶少，从文学角度看，《爨宝子碑》骈多散少，而《爨龙颜碑》则散多骈少。短短半个世纪，二爨碑把中国文字史、中国文学史、中国书法史演绎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南碑瑰宝”。（北碑以魏碑为主，南碑以爨碑为主）。

总之，爨碑是爨文化的标志，是云南三座文化高峰之一爨文化的代表，是古代南中（宁州）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历史实证，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实证，是古代曲靖地方历史文化璀璨的实证。

如何把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的历史资源打造成爨文化小镇的特色和文化产业的灵魂，重要的传承好这份曲靖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传就是记录、保存、延续，对于传统文化，“传”就是将其尽可以原样保存下来，“传”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进行选择。“承”就是继承、发掘，跟保存不同，而是要把它发扬光大，要做到适应今天和未来的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要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对历史尊重的态度，运用聚合力量，恢复重建的方式，再现爨王国的庄重气度和爨文化的迷人气象”。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爨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花。正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典章制度、共同的伦理仪轨，构成了中华文化最深层、最底层、最牢固、最顽强的文化基因。爨文化深入曲靖人的血脉里，曲靖人捍卫它的存在、坚守它的理念，不因战火灾难而枯竭，不因流放迁徙、朝代更替而断流。这也许就是爨文化小镇能否建成并成为曲靖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缘由吧。江科

责任编辑：张 兵

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建设背景下 爨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开发的思考

◇ 臧国书 曲靖市社科联副主席、曲靖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曲靖市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8年12月，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盛大开工，给长期关注爨文化开发的我，带来欣喜，同时也带来了期待。小镇建设如何为旅游市场带来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乐于消费，成为有吸引力的旅游商品，尽快培育成新的旅游目的地，是本文所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一、爨文化旅游小镇的特色商品与旅游目的地定位

通过调研得知：伟光汇通在项目建设中将对爨文化进行深度挖掘，通过“爨学”、“爨体”、“爨氏”、“爨人”、“爨乐”、“爨居”的深度提炼，把文化、旅游和产业、人居四大要素，通过小镇的建设得到全面的融合，力争将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项目建设成为充满活力、持续繁荣、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和旅游的发动机、芯片。中国爨城作为国家级特色小镇也将成为曲靖的城市客厅、滇中旅游的新名片和贯穿滇黔两省的旅游集散地，为曲靖市文旅产业提升带来新的动能和空间，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700万人次，引入各类型商家1000家以上，力争提供近1万人的就业岗位。

从以上对小镇项目概述看，小镇的特色旅游商品就是围绕爨文化这一核心文化要素，深度提炼“爨学”、“爨体”、“爨氏”、“爨人”、“爨乐”、“爨居”六个方面的特色文化传承，把爨文化旅游小镇打造成三大旅游目的地，即：曲靖的城市客厅、滇中旅游的新名片、贯穿滇黔两省的旅游

集散地。培育年接待700万人次的旅游消费市场。

我认为：小镇的特色在于爨文化的独特体验，通过六种爨文化在旅游业态方面的具体呈现还不足以完全展现爨文化的独特魅力，尤其需要在爨文化的体系上认真研究，系统梳理，有显示度与震撼力的呈现才能达成三大目的地的实现，才能培育年接待700万人次的旅游市场。

二、爨文化旅游小镇如何建设成文化消费新地标

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要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尤其是要形成文化消费新地标，一定要突破传统的文化旅游产品发展模式。2018年，曲靖市旅游发展委会等六家市直单位，举办了首届曲靖市文化旅游商品设计创意大赛。从结果看，曲靖市爨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空间巨大，开发潜力无限，但开发水平与能力不足。爨文化旅游小镇对旅游商品的开发应该具有文化消费的身份识别，如果没有识别度就不会成为品牌，没有品牌是永远长不大的。爨文化小镇为旅游市场提供什么样独特的文化体验，提供一定要来的理由何在？小镇建成投入市场后，让游客最先想到独特的爨文化体验，最快延伸到对爨文化有兴趣的人群，创造最大想象的爨文化空间、最美爨文化形象的展示，最好爨文化故事的传播。以什么方式进入潜在消费者的视野，不断的展示爨文化旅游业态的新体验，不断地强化对爨文化旅游体验的记忆，不断地讲好爨文化旅游体验的故事。

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要开发出来，一定要注

重与游客的情感关联。人的情感非常丰富，情感往往主导人们对事物的偏爱和憎恶。一旦被偏爱，即使瑕疵再多也会被忽略甚至被转换。没有偏爱就没有品牌，而偏爱就是情感关联。爨文化旅游小镇，无论是产品还是环境，都必须刻意地注重与消费者情感沟通，只要能让他们偏爱，小镇的生命才会长久。具体到小镇如何与潜在消费者进行情感关联，我认为至少要做好小镇“五情”。一是强调小镇的情愫；二是创造小镇的情缘；三是营造小镇情境；四是设计小镇的情趣；五是培育小镇的情韵。

三、爨文化旅游小镇产品开发的具体建议

首先，挖掘爨文化内涵，塑造主题产品。主题为啥，当然是独一无二的爨，具体表现为书体、服饰、音乐、饮食等系列产品。文化内涵是主题产品的核心，也是整个文化旅游产品体系的精髓。抓住文化内涵，是塑造主题产品的关键。对于爨文化这种遗产遗迹类的文化产品而言，主题产品是遗留下来的静态遗迹“二爨碑”，它们的塑造关键是要挖掘文化的深厚性与历史的连续性，并配以诸多战争或浪漫的古代故事、诗词，增添文化的灵性。对爨文化小镇而言，诸如“三十七部会盟”等不仅可以扩大小镇文化建设的独特内涵，还可融入时代的主题，尤为重要是可以拓展文化旅游的诸多新业态。对于爨文化民俗类的文化产品而言，当地的生活习俗和现存的生活状态是主题产品的根本内涵。对于爨文化创意文化产品而言，往往没有一定的实物资源依托，其主题产品的文化内涵就是一个思维概念或是某一理念，内涵如何外化到产品上，常常需要辅以创意者的创作时期和创作背景来帮助游客理解。

其次，推陈出新，打造爨文化支撑产品。鉴于主题产品往往偏于展示文化的核心，给人以静态的品味和思索。在此基础上，体验经济时代下体现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的支撑产品亦不可缺少。爨文化主题公园和爨文化演艺产品是应该最为突出的支撑产品。爨文化主题文化+专项活动的支撑模式应该会为大多数游客所接受和喜爱。演艺产品中

的“印象系列”的成功也为业内所赏识，“创意+资源整合”的模式在充分整合了各种自然山水、民族风情、创意思想的前提下，促成了单个旅游资源的功能提升，将文化内涵通过此种创意外化。与传统有限空间的剧院演出相比，印象系列以自然造化为实景舞台，将各种旅游要素整合在一起，借助音响、灯光、舞美等现代高科技的应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集聚民族性、艺术性、震撼性于一体，成功地将爨各种主题文化展现在游客面前。

再次，多点立足，打造爨文化系列辅助产品。辅助产品是文化旅游产品的多元映射，为主题产品和文化内涵的显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氛围渲染，主要有爨文化节庆系列、爨文化特色餐饮系列、爨文化旅游纪念品系列、爨文化旅游标识解说系列等。爨文化节庆是集聚能力较强的一种产品，能吸引和带动多方参与，同时兼具营销作用。爨文化特色餐饮更是不可忽视的消费地标，“玩在云南，吃在曲靖”多年的主题系列打造，已经具备了较为厚实的基础。爨文化旅游标识解说系列并不局限于小镇内部，所处城市的大环境的独特标识更能出人意料。根据调研得知：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元宫、中科院张弥漫院士团队发现鱼化石的西屯一并纳入爨文化旅游小镇进行规划，呈现相关旅游业态，使得爨文化旅游小镇在旅游业态方面更能满足各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消费需求的游客提供消费需求。

最后，网状铺设，发展爨文化关联产品。爨文化旅游产品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网状式的铺设延伸，包括爨书籍、爨游戏、爨玩具、爨服饰、爨影视等关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爨游戏和爨影视是目前最为突出的关联产品，爨书籍、爨玩具、爨服饰等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影视是出现较早的一种产品，但往往最初并非为某一景区或地区的产品，而是在无意中成为一种独特的影视旅游产品。随着微电影的热潮，地方旅游的微电影作品将成为新的文化旅游作品。社科

责任编辑：张兵

■ 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

◇ 余 晖 曲靖市艺术研究所

一、爨文化的舞台艺术创作情况

自1990—1995年滇剧《爨碑残梦》揭开“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创作开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过以爨为题材的舞蹈作品《爨字舞》，这个舞蹈是在一次重大节庆活动的晚会上，根据编导组的意见原创的，表现形式还有些拘谨，是把爨碑字体拓印在服装上，以“时装展示”的样式给予表现，每页客观记录了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探索的小心翼翼。《爨字舞》的音乐是由当时艺术研究所的杨自武先生根据流传在滇东地区的“洞经音乐”为元素进行创作的，作品首次体现了爨氏时期的古典风味。《爨字舞》作为一个尝试，轻轻掀开了用舞蹈创作“爨文化题材”作品的一角。

距《爨碑残梦》之后约过了十年，到2006年，原创大型歌舞《踏爨》由市花灯团首演，接着参加省新剧（节）目展演，并获得银奖。同年陆良创作上演了一台《大爨咏歌》，舞台呈现时，其序幕给人的感觉相当震撼，遗憾的是，按照省里专家的评审认为，其后的舞台走向就“头重脚飘”了。此外还有几个小型的爨文化节目。一些大小“爨文化”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同时出现，说明我市的文艺工作者一直都有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为爨而歌而舞。在民族众多的云南，曲靖由于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地区，没有民族歌舞早就成为很多人的固有看法。原创大型歌舞《踏爨》的出现，尤其是编、导、演、音乐、舞美、服装等完全由本土艺术工作者完成的《踏爨》在昆明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曲靖的这一固有观念。

此后又过了约十年，到2014年由艺术研究所完成创作和编导的《爨部古风》，因为定位就是由沿江街道本色演员完成演出，所以没有参加其他级别的演出，但是演出也获得了成功；用非专业演员演绎爨文化题材的歌舞作品，是又一种方式的尝试，并且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广泛好评。次年麒麟区的舞蹈诗《爨·莲·陶》在曲靖上演，也作了新的探索，但是，由于没有再继续加工提升，这部作品没有参加更高层次的演出实践。

此外在曲靖也有一些以“爨”为题材的歌曲创作和舞台演唱，这些歌曲或者被使用到舞蹈中进行展示，如《爨字谣》、《爨乡韵》等，也是舞台艺术创作的一个方面继续实践。

“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的创作前后历经了30来年，在本土艺术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近些年一些有志之士也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更新的想法，一些甚至已经退休多年的老艺术工作者依然还保有继续创作爨文化题材作品的冲动。当然，更多的创作依然还都停留在文本上，没有机会立上舞台，这无疑又是一个遗憾。

二、爨文化的舞台艺术创作问题

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也暴露了在“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创作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大众对爨文化存在的疑问。对此相关主管部门没有对爨文化给予一个明晰的宣传定位，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解答。“到底什么是爨文

化？”这是曲靖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这说明了在“爨文化”研究方面的散乱、低效、视野局限以及通俗化、普及化的滞后。因此在爨文化舞台艺术的创作中出现了爨文化研究专业人员的质疑和观众（受众）的疑惑的现象，这也在客观上销蚀了爨文化题材作品创作、展示的社会效应。

其次，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文字资料相当匮乏，实物更是奇缺。除《爨文化史》、《爨文化论》、《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等稍显系统以外，其余均为零散的文论，即使如此，可资借鉴的文献依然稀缺，文史研究与文艺创作之间严重脱节。文艺工作者想要借助文史研究的成果完成一部“爨文化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实在是举步维艰，常常是舞台艺术工作者要自己去进行相关艰苦的研究，所以才出现了前面回顾的大约每隔十年才出现一部反映爨文化题材作品的现象。这就必然也制约了“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的创作和繁荣。

再次，舍不得下血本成了问题的关键。相关主管部门缺乏对爨文化进行系统化、阶段性打造的规划和扶持的自信。例如前面所列举的创作作品，即使有一些可挖掘的潜力和提升的价值，也再没有给予更多的投入使其得到开展继续加工或完善，见子打子的运作之后往往是“猴子搬包谷”的结果。比如对《爨碑残梦》，如果真是看得上这部作品，就应该与原作者协商，买断版权，然后或改编电影、或改编电视，或作其他改编使用，尽可能随意，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缺乏恒心和滚动投入的扶持机制是个通病，而且久治不愈。

三、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创作的建议

一是建立曲靖，至少主城区拥有“爨文化”的文化自信，拿出魄力和胆识来，确定目标，有计划、有担当，哪怕不成熟，甚至失败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和开展“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深度开掘。

二是希望“爨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公正客观的历史和民族观，少局限在某些“大师”的陈旧观念的纠缠中，多做有价值的探讨，尽快拿

出一批涉及“爨文化”的研究成果，除了提供对外宣传和炒作外，也供“爨文化题材”舞台艺术创作进行借鉴和使用。

三是多一些宽容、包容，对于已经出现的“爨文化题材”的作品，哪怕不成熟也不要随意以“专家”的姿态给予“枪毙”，应该尽量帮助其完善和不断成熟。

四是责成有关部门和机构对已经创作的关于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或者非舞台艺术作品进行一些梳理，集中资料、文献等资源，认真确定一项或者几项可以继续完善提升的项目。

五是建议市社科联牵头、组织爨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人员尽快拟出一个可供创作的爨文化舞台艺术（含其他艺术）创作的题材大纲，以供创作人员进行研究、选择、使用。

四、爨文化的舞台艺术构想

根据本次——2019年“社科专家经开区行”暨爨文化小镇决策咨询活动的要求，结合实地调研，参考国内已经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例思考，尤其是结合本土独特的“爨文化”这个现象，本人认为，在不照抄照搬、不拘泥于某些成功范式的基础上，爨文化小镇今后的“爨文化”舞台艺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和运作。

1、歌舞样式；2、戏剧样式；3、其他样式。

1、歌舞样式：

有两个方面的呈现方式建议。

呈现方式之一：

这是很多地方都在搞并且成功的例子很多的演出样式，而且以固定的实景演出居多。姑且以500年的历史跨度和“爨地”空间涵盖论，以歌舞样式体现“爨文化”的文化意向，是能够做到、而且也可以做好的。例如调研中规划的音乐喷泉及实景歌舞演出，也是可行的。实景也是舞台，是较之于室内演出更大的舞台。

所以规划建设爨文化小镇标志性特色建筑要能够成为其演出的背景，场地设计也要考虑为更多的观众，提供舒适的观赏视角、获得舒适的观赏感

受的演艺广场，同时这个广场也要成为适应举办各类型、级别演艺活动、庆典活动的场所等。

呈现方式之二：

音乐喷泉是“高科技”初级阶段视觉艺术形式，而且已经走过了至少大约20年的历程，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应该算是一个老旧的艺术形式了。“音乐喷泉”出现的灯光秀演出，已经开始落后，麒麟、沾益研究有了，联界马龙的爨文化小镇如再搞这个档次的展示，就达不到“唯一”的目的，（如早年的多媒体戏剧；如今的LED，技术已经超过多媒体，但是使用上仅仅是玩个热闹、玩个气氛、玩个色彩，依然融入不了剧情，还是两张皮；故宫今年的灯光秀初级得一塌糊涂，成为一个笑话）。因此，在5G时代已经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启示——提前进入“全息（激光）成像（影像）艺术”（也已经出现多年，名称和类型很多，而且技术正在日趋成熟，成本也越来越低）与实景演出相结合，即可以作固定演出，也可以在整個爨文化小镇中作流动演出。如果使用这个至少目前还算先进的技术，使曲靖至少在云南范围内成为“唯一”的样式出现，近期内是可以借助人们猎奇的心理而产生一定的诱惑力，从而提升爨文化小镇的影响力。

2、戏剧样式：

有两个方面的呈现方式建议。

呈现方式之一：

相对固定的 以爨文化题材为主要创作内容，演出队伍相对于歌舞演出队伍较小，灵活轻便，适于在规划设计中的古戏台配合旅游团队常年开展的单一剧目（曲目）演出。

呈现方式之二：

相对非固定的 以500年爨文化历史为故事背景，组织力量进行专题创作、专题上演爨文化题材系列剧作为一种相对非固定的演出形式，适时更换剧目演出，使之成为“一个题材的戏剧作品”被连续创作上演的格局，最终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舞台艺术品牌项目。

3、其他样式：

有两个方面的呈现方式建议。

呈现方式之一：


举办有规模的，非爨文化题材的戏剧演出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演艺团体自费来到爨文化小镇进行季节性演出。如每年举办一届“全国非遗剧团舞台艺术展演”，为国内所有现存的地方戏剧艺术提供一个展示风采的场合和机会。这个形式陆良滇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演中心有成功的经验，何妨借鉴？经略数年，也可以打造称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品牌项目。

呈现方式之二：

拓宽舞台艺术演出的模式，定期举办有规模的、既冷僻又潜藏有热度的其他艺术样式的展播、展演、展映等活动。例如：“南亚、东南亚微记录片电影节”，例如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少数民族题材微电影节”，例如国际性的“微动漫电影节”等等。之所以以“微”为主构想，是因为“微”是目前摄制成本最低、大众参与面最广的，具有大众优势的项目。

当然，举办这些活动，颁奖就需要舞台、需要造势、需要媒体的传播。至于需要创作、打造具体哪个剧目，需要在上述这些情况确定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曲靖，作为在“互联网+”，“智慧+”乃至“高速+”，“高铁+”，乃至“自驾+”，尤其是“旅游+文化+”等等这些“+”的重要的“锁钥”之地，是成为别人的通道？还是自身也成为人们必达的目的地？应该是爨文化小镇（中国爨城）必须考虑的问题。以上不成熟的思考和建议，只为达成三个字——“目的地”。总之，希望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爨文化，爨文化小镇，爨城，唯以“目的地”的卓尔不群，方可生存，方可彰显，方可独步南境进而依旧卓尔不群。 

责任编辑：蒋毅

爨史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文化现象在爨文化小镇开发中的运用

◇ 王启国 曲靖历史文化研究学者

爨氏统治时期是云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爨氏家族与爨文化是云南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云南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曲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爨氏的先祖是少昊帝和颛顼帝的苗裔，祝融氏的后人，班彪、班固是爨氏家族中杰出的代表。汉末，爨氏“采邑于爨（今山西定襄），因氏族焉”，以封地“爨”作为家族姓氏。后“迁运庸（今湖北）蜀（今四川），流薄南入”，定居益州郡同劳县（今曲靖市陆良县），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夷化了的南中大姓，至三国时期，已成为南中大姓中的“四姓”、“五子”之首。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将南中首府从滇池县（今昆明市晋宁县）迁至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并设建宁郡。随后，又将庾降都督府迁至味县，使曲靖成为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诸葛亮利用夷化的大姓和汉化的渠帅统治南中，促成爨氏崛起。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748年南诏灭爨，爨氏雄长南中达409年。这期间，天下纷乱，朝代如帆，中原王朝无力经营南中，爨氏家族的俊杰们世袭将军、遥领太守、刺史、都督之职，“开门节度，闭

门天子”，作为南中地区的实际控制者，统治时间之长，管辖范围之大，实力之强，真可谓“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但在爨氏十数代的统治过程中，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始终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开创了“一国两制”的先河。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爨氏统治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爨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成为云南古代文化的三座高峰之一。是时，夷汉同乐，人情归望，汉律夷经交融，弦歌蛮乐相和，南王铜鼓螳狼铎，南贾馼马朱提银，显现爨地文明之风，爨文化之盛。爨氏家族与爨文化是云南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更是曲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靖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曲靖打造云南省首批创建国家一流的特色小镇“爨文化小镇”之际，本文重点挖掘爨氏统治南中历史上的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文化现象，深度提炼爨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探寻其开发利用价值，希望能为“爨文化小镇”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历史文化依据。

一、关于爨、爨氏家族、爨区与爨文化

（一）爨氏家族及爨氏豪杰

1、爨氏家族

爨氏的先祖是少昊帝和颛顼帝的苗裔，祝融氏的后人，班彪、班固是爨氏家族中杰出的代表。汉末“采邑于爨（今山西定襄），因氏族焉”，以封地“爨”作为家族姓氏。后“迁运庸（今湖北）蜀（今四川），流薄南入”，来到云南，在陆良定居下来，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夷化了的南中大姓，至三国时期，已成为南中大姓中的“四姓”、“五子”之首。

爨氏统治南中的四百余年间，中原纷乱，王朝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爨氏家族对南中地区的统治。爨氏称霸南中后，郡县长官多由爨氏出任。据《宋书·本纪》记载：“爨氏先后为益、宁二州刺史者二十三人，亲临宁州者仅徐循一人，其中二十二人皆坐镇益州而兼理宁州，对宁州并不直接控制。”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地方政权格局，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家族势力长时间割据地方政权的奇迹，成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南首屈一指的大姓，以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之称谓。爨氏被南诏灭亡之后，爨氏家族和西爨白蛮汉族统治集团全部被强行迁往滇西。生活在大理州的北部的一支，演变成了今天的白族；生活在保山的一支，至今仍为汉族。爨氏家族迁走后，滇东地区为东爨乌蛮所据，后来发展成为唐宋时期著名的滇东彝族三十七部，参与并影响了南诏国、大理国的建立和统治。后来，滇东三十七部成为元明清云南土司的核心力量。

2、爨氏群雄

爨氏统治南中的四百余年间，中原纷乱，王朝更迭，中央王朝对南中地区鞭长莫及，由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员，真正实际到职的不多，多数是“遥

领”遥控，郡县长官多由爨氏出任。爨氏统治的政权结构是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制。据《宋书·本纪》记载：“爨氏先后为益、宁二州刺史者二十三人，亲临宁州者仅徐循一人，其中二十二人皆坐镇益州而兼理宁州，对宁州并不直接控制。”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地方政权格局。据不完全统计，官居五品以上者，就达31人，主要有尚书仆射爨肃、蜀国领军将军爨习、交趾太守爨谷、振威将军梁水太守爨量、振威将军兴古太守爨深、交州刺史爨琛、宁州刺史爨颢、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龙骧将军宁州刺史爨龙颜祖、八郡监军建宁太守爨龙颜父、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振威将军晋宁太守爨松子、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府宁州刺史爨云、南宁州刺史爨瓚、南宁州刺史爨震、昆州刺史爨翫、昆州刺史南宁州都督爨弘达、归州刺史爨仁哲、左威卫将军爨彦征、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都督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大鬼主爨崇道、南宁州都督爨守隅、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永州刺史爨守懿、求州刺史爨守隅、螺山大鬼主爨彦昌、乌蛮女王阿姹等。

其主要人物事迹如下：

爨习，三国蜀汉建宁郡（今云南曲靖）叟人（今彝族）。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前，任益州建伶县令，因坐罪免官，太守董和以他为方土大姓，隐其事。蜀汉建兴元年（223），与本郡夷帅雍闿等叛，杀太守正昂，又执郡守张裔附吴。建兴三年，蜀相诸葛亮南征，与孟琰、孟获俱降，仍以为属官，寻升领军。建兴九年，授行参军偏将军，出征汉中，以街亭兵败请自劾。习为爨氏之初显者。

爨肃，三国魏尚书仆射、河南尹。

爨谷，西晋初年，随都督霍弋降晋的爨谷被任命为交趾刺史，是晋军前方的总指挥，率南中大姓的部曲与孙吴政权争夺交趾，后病卒。这批派到

交趾去的大姓武装开始取得了胜利，占领了交趾，并打退了吴军发动的几次攻势，后来吴国发大军来争，这批大姓武装后继无援，全军覆没。

爨熊，司马氏灭蜀建立西晋政权后，发南中大姓和孙吴政权争夺交趾地区（今越南北部），爨熊为领军将领，南中大姓先胜后败，爨熊等死难，其子封关内侯。

爨量，晋建宁同乐人（今云南曲靖）人，叟人首领。永泰四年（310），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王逊治南中，以量为梁水郡（今滇南地区红河州一带）太守；因王逊严猛太过，统兴古（今文山）和盘南（西平郡，今广西左右江）叛晋。建兴二年（314）与南中大姓雷炤、董霸、李暹、董懂等皆降于氏族在四川建立的成汉政权李雄。太宁二年（324年），与晋宁太守李暹（李恢孙）及前太守董懂联合反晋，并与李雄联络，刺史王逊不能克，太宁三年（325）十二月被宁州刺史尹奉募人刺杀。

爨琛，晋建宁同乐叟人。永嘉中，为兴古太守。太宁元年（323），成汉李雄进攻宁州（今云南晋宁）。奉刺史王逊命与姚岳率军拒战于堂狼（今云南巧家）。咸和七年（332），李雄再次南下，军至朱提（今云南昭通），太守董炳固守郡城，又奉宁州刺史尹奉命与霍彪率军助炳。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春，李雄命李寿率兵攻占南中，与炳、彪皆降于李雄。咸和九年（公元334年）三月，李雄分宁州置交州（今滇、黔、桂及越南界），以琛为交州刺史。咸康五年（公元339年），霍彪、孟彦二氏火并，爨琛将太守霍彪缚送晋朝，独霸宁州，爨氏统治南中地区四百多年。

爨颐，桓温代蜀前一年（公元346年）归晋，为宁州刺史。

爨宝子，东晋建宁同乐人，历任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二十三岁卒。

爨龙颜，东晋建宁同乐人，魏尚书仆射、河南

尹爨肃之玄孙，其祖父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其父为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举秀才，除郎中，迁南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他不远万里晋见天子，除散骑侍郎、试守晋宁太守。至南朝宋，官至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袭封邛都县侯。元嘉九年（432）平定益州之乱，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旬薨，享年六十一岁。

爨道文，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长史。

爨德民，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司马。

爨硕登，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仓曹参军。

爨毅，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功曹。

爨敬祖，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别驾。

爨德融，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主簿。

爨世明，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镇蛮长史。

爨顺靖，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司马。

爨孙记，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中兵参军。

爨连迫，建宁郡人，南朝宋宁州刺史府门下。

爨松子，南朝宋晋宁太守，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反，为刺史徐循讨平。

爨瓚，南朝时梁宁州人，世为地方豪强，拥有大批部曲。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梁王朝调宁州刺史徐文盛带兵往荆州随湘东王征侯景，宁州空虚，爨瓚乘机据有其地，并有诸部，延袤二千余里。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爨瓚以其地降北周，北周遥授其南宁州刺史，允其子爨翫、爨震承袭，作为羁縻州。

爨云，北朝北魏遥授骠骑大将军、南宁州刺史。

爨震，隋西爨豪酋。白蛮（白族），爨瓚之

子。梁末，爨瓚据南宁州（即旧宁州，泛指今云南地区），北周遥授南宁州刺史，死后由震与翫分统其众，相承至隋，对隋未尽臣礼，年贡马仅数十匹。开皇初，遣使朝贡。隋以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冲至南宁，震及西爨首领诣府谒，旋叛，被隋军击败，惧而入朝，为文帝所杀。

爨翫，隋西爨豪酋，白蛮（白族），爨瓚之子，袭南宁州刺史。梁末，爨瓚据南宁州，北周遥授南宁州刺史。死后由震与翫分统其众，相承至隋，对隋未尽臣礼，年贡马仅数十匹。开皇初，遣使朝贡。隋于其地置恭州（今云南昭通一带）、协州（今云南彝良）、昆州（今昆明），以翫为昆州刺史，旋叛。开皇十七年（597），隋令史万岁率兵击败之。次年复反，隋再败之，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官奴。

爨弘达，唐西爨豪酋，白蛮，隋昆州刺史爨翫之子。开皇中，爨翫叛，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官奴。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朝任命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益宁城，令持其父尸归葬，对爨地实行羁縻统治。武德三年（620），遣使贡方物。及死，唐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

爨乾福，武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任昆州刺史。

爨归王，唐滇东爨氏大姓豪酋，白蛮，唐授戎州（今宜宾）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姚州（今大姚）首领左威卫将军。开元时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今曲靖），后袭杀东爨首领盖聘、盖启父子，据升麻串（今云南寻甸、嵩明一带）。天宝初，唐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越裔都督竹灵倩，筑安宁城，并修筑通往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的步头路（今云南建水县境内），役使爨部，政苛人弊，激起爨人的反抗。诸爨首领爨归王、爨崇道、爨日进等召集部众，合力进攻，杀竹灵倩，夷平了安宁城。玄宗诏

姚州都督李宓等督南诏王皮逻阁讨之，师至波州（在今云南祥云），归王及崇道兄弟等千余人诣军门谢罪，赦之，再布安宁城。既而李宓激崇道杀归王及日进，归王妻阿姹称兵相持，诸爨遂乱。

阿姹，唐滇东爨氏大姓豪酋爨归王之妻，乌蛮（彝族）。天宝初，其夫为南宁州刺史爨崇道所杀，走投父部，乞兵相仇，诸爨遂乱。她遣使指南诏皮逻阁求援，皮逻阁奏闻唐廷，诏其子爨守隅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皮逻阁以女妻守隅，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崇道、守隅仍相攻不已，她又复诉于皮逻阁，南诏兴师伐崇道，崇道兵败走黎川（今云南华宁）。皮逻阁尽俘其族，杀辅朝并取还其女。俄而崇道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天宝七年（748），皮逻阁卒，子阁罗凤继位，召守隅并妻归于河賧（今云南大理一带）。唐代樊绰在其《云南志》中记载：“阿姹自为乌蛮部落王，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迫西爨，徙二十余万户到滇西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居林谷，故得不徙……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在唐王朝和南诏的支持下，阿姹成为东方爨区乌蛮的领袖，人称“乌蛮女王”。南诏通过阿姹及已承袭南宁州都督之职的儿子爨守忠，实际上控制了东方爨区。

爨守隅，唐滇东爨氏大姓豪酋，爨归王之子。爨归王死，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唐授求州（今武定）刺史。

爨守忠，爨归王之子，袭南宁郡王，任唐朝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南宁十四州都督，驻节嘉州（今四川乐山），所领的“南宁十四州”，应是南中地区为南诏所占领的区域。唐王朝利用爨氏在南中地区的影响，来保持对南诏统治的压力。

爨崇道，唐南宁州大鬼主，白蛮，爨归王兄摩诃之子，治曲轭川（今云南马龙），唐授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

爨日进，天宝初为昆州刺史。

爨仁哲，唐授安南（今越南）首领归州（今文山）刺史。

爨祺，唐授黎州刺史。

爨彦昌，螺山（今昆明西）大鬼主。

爨泰，南诏学士。

爨判，大理国开国君主段思平之舅父，段思平从通海起兵时，得到了爨判的大力支持，登极后封爨判为巴甸侯。

寸升，明初鹤庆人，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入南诏大理以后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曾有人为大理国布燮（丞相），元代时为土官，明军入云南后又率先归附（《寸升碑》）。已故云南大学副校长寸树声先生为其后裔。

（二）爨文化的历史分区

1、爨氏入滇至南诏灭爨700余年

如果从东汉末年爨氏迁入南中，定居益州郡同劳县（今曲靖市陆良县）算起，至唐天宝七年（748）爨氏为南诏所灭，爨氏居滇700余年。

2、曲靖作为南中首府523年

从公元225年诸葛亮将南中首府从滇池县（今晋宁县）迁至味县（今麒麟区）并设建宁郡，南中大姓崛起，爨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到唐天宝七年（748）爨氏为南诏所灭，曲靖作为南中首府523年。

3、爨氏独霸南中409年

从东晋咸和十四年（339）大成国成汉政权的交州刺史爨琛为代表的爨氏家族雄霸南中，结束南中大姓长期纷争的局面开始算起，至唐天宝七年（748）爨氏为南诏所灭，爨氏统治南中共409年。

（注：西晋泰始六年（270），西晋“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为宁州”，州治设在建宁郡郡治所在的味县。东晋咸和九年（334年）春，大成国将宁州分为宁州、交州两州，以爨琛为交州刺史、霍彪为宁州刺史。封李寿为建宁王，节制两州。）

（三）爨氏的统治区域、爨区空间定位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1、爨氏的统治区域

爨氏统治下的南中地区的区域、政区范围主要以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后调整郡县，移庾降都督府治味县（曲靖），领南中建宁、朱提、云南、兴古、越嵩、牂牁七郡。从此，南中政治、文化中心稳定在曲靖不变，这一地区随之成为爨氏据地称雄的腹地，也是爨文化大致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西南部和云南大部）。其范围几经变迁，代表性的时点及所辖区域有：

（1）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宁州领建宁、晋宁、云南、朱提、越嵩、牂牁、兴古、永昌八郡，其范围“几遍全滇兼黔、蜀及越南之边也。”

（2）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刘宋立国，刘裕称帝。爨氏家族的爨龙颜出任刘宋南蛮府行参军，成为刘裕的直接幕僚，“忠诚简于帝心”，成为刘宋朝廷的新贵之一。任职五年后，“万里归阙，除散骑侍郎”，以三品龙骧将军高衔荣归故里。元嘉九年（432），宁州东西二境发生战乱，爨龙颜亲率5000人前往征讨，平息了战乱纷争，爨龙颜被誉为“南中磐石”，领宁州两大要职镇蛮校尉、宁州刺史于一身，集宁州军、政两权于一体，辖建宁等17郡，成为爨氏家族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自此，爨氏成了宁州的实际统治者。

（3）唐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将郎州都督府复名为南宁州都督府，管南宁、恭、协、昆、盘，尹、曾、姚、西濮、西宗，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等十六州。

2、东爨、西爨的空间定位

爨氏统治的区域内，形成了东爨和西爨两区，史称“西爨白蛮”、“东爨乌蛮”。袁嘉谷先生在《滇绎》中认为：“两爨之分，一以地理、一以人种、一以语言、一以文化”。以袁先生所说四个

特征大体划分，西爨以曲靖以西、楚雄以东，即以滇池为中心及周边；东爨地区则以延伸到滇东北、黔西、黔西南、桂西南盘江流域以北，北盘江以西，然后绕滇东南至红河、元江一带。

3、爨氏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748年，爨氏雄长南中达409年。这期间，天下纷乱，朝代如帆，中原王朝无力经营南中，爨氏家族的俊杰们世袭将军、遥领太守、刺史、都督之职，“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作为南中地区的实际控制者，统治时间之长，管辖范围之大，实力之强，真可谓“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但在爨氏十数代的统治过程中，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始终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开创了“一国两制”的先河，这与继爨氏之后统治云南的南诏、大理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爨氏统治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南中在爨氏的统治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所谓“抚宁氓庶、物物所得”，从而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一定的发展。内地汉族为逃避战乱，不断迁徙云南，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推动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

爨氏统治区域的经济，大体属于“耕田有邑聚”一类的农耕经济区，较之其他地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半牧半农经济，其发展水平要高得多。农耕文明的发达，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主要以井盐、矿冶和纺织三大行业最为突出，同时商贸业也较发达。交通水陆并用，使曲靖真正成为入滇“锁钥”。据唐代魏征《隋书·梁容传》载，北周时南宁州（今曲靖一带）“户口殷实，金宝富饶”。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区（坝区）已是“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唐代樊绰《蛮书》），收获与中夏（中原）同的状况。当地爨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和从事游牧的叟人、昆明人等部族和谐相处，相互融合，逐渐同化为爨人。

是时，南中地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抚宁氓庶、物物所得”，社会的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夷汉同乐，人情归望；汉律夷经交融，弦歌蛮乐相和，南王铜鼓、堂狼铙，南贾犍马、朱提银，彰显爨文化之盛。

（四）南中历史地名沿革

1、南中

三国时期，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的广大地区，是蜀国统治下的区域，因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所以称为南中地区。

2、建宁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中平定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将郡治由滇池县移到味县，使味县（今麒麟区）成为继滇池县（今晋宁）之后的云南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蜀汉在南中四郡的基础上，分建宁、越嵩置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使滇东地区第一次成为一片独立的行政区域。

建兴十一年（233年），蜀汉将庾降都督府由平彝移至南中腹地味县，使早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就设置的专事招降南中大姓和夷帅的庾降都督正式成为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和行政统治机构，统辖南中七郡，管辖范围由60县增至62县，其区域包括今天的云南全省、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使曲靖成为了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3、宁州

西晋泰始六年（270），西晋“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为宁州，婴（鲜于婴）为刺史”，州治设在建宁郡郡治所在的味县。西晋在全国设置了十九州，宁州为全国十九个州之一，改变了南中历来为巴蜀附庸的状况。味县成为继滇池县之后云南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4、南宁州

552年，西魏占领益州。558年，宇文周篡魏，建立北周，益州为北周所有，即命益州刺史兼理宁州军事，遥授爨瓚为宁州刺史，北朝从此建立了对益州稳固的统治，同时也直接导致南朝再未能恢复对宁州的统治。因北魏已设置宁州于彭元（甘肃境内），为区别南中宁州，则将彭元的宁州改称为北宁州，南中宁州改称为南宁州。北朝北周大象二年（580），改南宁州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南宁的地名在曲靖首次出现，后历代沿用。

5、郎州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全国范围内置州废郡，承隋制设南宁州。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李世民改南宁州为郎州，设郎州都督府。至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又将郎州都督府复名为南宁州都督府，管南宁、恭、协、昆、盘、尹、曾、姚、西濮、西宗，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等十六州。

（五）南中首府城池沿革

1、味县故城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的二十四个县，味县（今麒麟区）为二十四县之一，治所在今麒麟区三岔，相传为一座土城，今称治所在味县故城。自蜀汉建兴三年（225）开始为南中首府治所，至隋开皇十八年（598）为隋朝南征将军杨武所毁，其间屹立南中707年。

历史链接：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王朝在味县设置南宁州总管府，以州代郡，改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为州、县二级加强对南中的控制。爨氏豪强恃远擅命，“蛮僚莫不归附，独爨震不服”，开始反叛。开皇十七年（597），隋王朝命太平公史万岁征讨南宁州，爨震之子爨翫归降。第二年，爨翫复叛，杨坚之子蜀王杨秀奏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杨坚大怒，严处史万岁，令将军杨武通再征南中。杨通领兵到来，遭到了爨氏的顽强抵抗。杨通生擒爨翫，俘获其子爨宏达，摧毁了爨氏盘踞

已久的味县故城。隋文帝怒而诛杀了爨翫，“诸子没为奴，弃其地”，沉重打击了爨氏地方政权，重创了南宁州的社会与经济。

2、石城

唐武德七年（624），首任南宁州都督府都督韦仁寿率军民就地取材，用石头建造的一座城池。武德八年（625），唐王朝将南宁州都督府移至味县，任命爨宏达接任南宁州都督，治所就在石城。石城是曲靖历史上的第二座城池，自唐武德七年（624）建成，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白石江大战”中被毁，“石城”共存在762年。大概韦仁寿也没有想到，他激将并率领“诸蛮”，就地取材，用石头建起的一座城池——石城，竟然会成为曲靖从唐初至元初482年间行政区划的名称，从唐初至明初762年间历代王朝云南、滇东行政机构治所的所在地。明代高僧朗日大师的门人释真觉还在其诗中写道“至今朗日山头月，一片寒光照石城。”

（六）爨文化

爨文化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又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包括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约五个世纪的爨氏治滇历史时期，由爨人、爨蛮这个民族群体所创造的既存与现存的各种文化现象，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巫术禁忌、工艺制造、仪礼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生产结构等，其重要文化遗存的代表，包括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即《爨宝子碑》，俗称小爨碑）和《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即《爨龙颜碑》，俗称大爨碑），以及1971年在陆良发现的《爨龙骧之墓》刻石、1999年在成都发现并出土的《大唐故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袭南宁郡王河东爨公墓志铭并序》等。

历史地看，爨文化至少涉及爨地、爨氏、爨

人三个研究领域。在宗教方面，表现为崇拜的多元性，有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圣贤崇拜，佛教、道教崇拜，还有以动物、植物为对象的图腾崇拜（有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在民俗方面则有文身习俗、盟誓习俗、丧葬习俗、居住、服饰等习俗。

从文化系统上看，爨文化还包括碑铭文化、大姓文化、遑耶文化、盟誓文化、鬼主文化等。碑铭文化有学者专文论述，本文主要介绍鬼主文化、遑耶文化与盟誓文化。

中央王朝在南中地区既任命王朝官吏，又封土酋为长，政治上的双轨制，对爨文化形成以后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姓在南中统治阶层中拥有双重的特殊身份，他们既是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又是土酋夷帅反抗王朝势力渗透的重要盟友。所以，在爨文化诸多文化现象中，鬼主制度、“遑耶”文化与“诅盟”文化是真正使爨氏家族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

1、鬼主文化

鬼主是部落首领的名称，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俗征巫鬼”，又“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征巫为“鬼”，耆老为“主”，是为“鬼主”。鬼主既是村邑、部落的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鬼主的名号可分为赐封、自封、推举、传位、世袭等多种类型。鬼主与鬼主之间互不统属，服从于大鬼主的统辖。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最强盛的势力是大姓，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称“夷帅”。至隋唐时期，南中大姓也同化为少数民族。统治南中数百年的大型爨氏就是最大的鬼主，其中爨崇道号称“两爨大鬼主”，其它称“鬼主”的爨氏人物更是不绝于史。据统计，唐宋两代的鬼主，见于记录者92人，其中唐代35人，五代7人，宋代50人。担任祭祀

的各种大小“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政治、军事的首领，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

鬼主制度是南中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爨区政治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成为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元748年，南诏灭爨后，这一古老的制度并未随着爨氏家族的灭亡而衰落与消亡。唐宋时期，鬼主制度为王朝所承认与利用，发展起来的滇东三十七部，成为南诏、大理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元代云南土司制度建立的基础。

2、“皇耶”文化

“遑耶”是汉族移民（南中大姓）与少数民族（夷帅）之间建立姻亲关系的名称，大姓与大姓之间建立的姻亲关系成为“自有耶”，相当于方言中的“亲家”，两者对象不同，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乱世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结为姻亲的双方可以相互帮助、庇护关照，相扶相承，双方关系密切者称为“百世遑耶”，可以世代传袭。

“遑耶”是一种联盟方式，是南中大姓与少数民族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南中部落社会最大的特征。

3、“诅盟”文化与“明月社”

“诅盟”，指誓约，一种盟誓仪式，是地方官吏与夷人建立关系的方式，是爨氏政治生活中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形式。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爨氏统治时期，区域内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错落相居，形成部落社会。爨氏的统治基础是少数民族，其统治方式是实行军事民主，通过盟誓的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凡有大事，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典礼，地方官吏

与部落首领投石结草，信誓旦旦，盟誓要约而定。

“明月社”，是专门用于蒙氏的场所，设在建宁郡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味县，郡治。有明月社，夷、晋部奉官，则官与夷共盟于此社也。”盟誓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记载，尤其春秋战国盛极一时，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载：“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但是，设“社”专供盟誓之用，仅有爨氏统治中心的味县一地，堪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范围内出现的特殊政治文化现象。

流风所及，大理国时期，滇东三十七部与大理段氏在石城（曲靖市麒麟区）歃血为盟，并立下《石城盟誓碑》（也称《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成为盟誓文化的经典代表。

（七）爨碑的发现

1、阮元发现“大爨碑”

清道光六年（1826），63岁的江苏仪征（今扬州）人阮元出任云贵总督。1826年6月26日，阮元从广州出发，携家带小，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至9月18日，到达昆明，正式上任。政务安排后，阮元发现元人李京《云南志略》上记述了陆凉有“爨府君碑”，且年代久远。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的记述，却引起了独具慧眼的金石学家、考据专家、当世大文豪阮元的极大兴趣。他找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查看，看到了那些零散的记录，却没有看到任何考据详实的记载。他决心把这块碑刻找到，并加以研究。他说：“夫乃云贵总督，属下地盘上之刻石，吾定当亲自前往，弄个明白。”

到任的第二年（清道光七年），64岁的阮元带着自己的儿子阮福和随从，一路翻山越岭来到陆凉，在陆凉知州张浩的陪同下，通过无数次的询问、查看，几经辗转，终于在距陆凉城东南约15公里的贞元堡村（今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附近荒野上，见到了大半截被埋在土里的爨龙颜碑。初看

之下，阮元就判断此碑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仔细阅读揣摩后，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当即就在石碑右边空隙处，亲自用隶书题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总督阮元。”其子阮福所著《滇南金石志》里记述了这件事：“《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之右下文有无字隙处，家大人亲书题跋刻之。……福手摹此碑24字于后，以见当时北派字体犹见于隶，非晋帖之伪。”随后，陆凉知州张浩找来雕刻艺人，将阮元的题跋凿刻于碑上，阮元叮嘱张浩建造碑亭专门保护。

爨龙颜碑碑文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体”。碑文古雅，结体茂密，虽为楷书，却饶有隶意，笔力遒劲，意态奇逸，结体多变，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自出土以来，备受历代书家推崇。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在其《滇南金石录》中赞道：“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竟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碑文体制古茂，亦得汉人碑文遗法，非唐、宋人所及。知此乃滇中最古之石，极可宝贵。”

由于阮元曾在很多地方任职并身居高位，特别是他在当时学术界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极大影响力。他对爨龙颜碑的推崇，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的声音，因而，爨龙颜碑自此声名鹊起。随后，众多书家、学者争相传拓、研习、考释，其影响日隆。

2、邓尔恒与“小爨碑”

（1）邓尔恒发现“小爨碑”

大清咸丰二年（1852）七月的一天，时任南宁（今曲靖）知府邓尔恒在厨房案板上发现的豆腐块上有字迹，仔细查看，居然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爨碑痕迹，颇为震惊。因为此碑立在东晋，年代久远，一直不知所踪，现在竟然神奇地出现在豆腐块上。他当即唤来厨子询问，厨子说卖豆腐的人是越

州人。邓尔恒随后带人一起调查、追踪到越州杨旗田村，找到了做豆腐的人家。那家的主人说，他有一天去犁地，突然犁到了石头，把犁头都拗断了。他急忙用锄头刨出来一看，原来是块石碑，看着平整光滑，丢掉了可惜，就抬回去做压豆腐的石板。邓尔恒当即付了些钱给那家人，把宝碑搬回城里。经过考证，邓尔恒在碑的左下角间隙处刻上跋语：

“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集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考，晋安帝元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欤？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尤完好，愿与邑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邓尔恒识。”并将碑安放在曲靖城中的武侯祠内保护、供人瞻仰。留下了“爨出厨房，豆腐献宝”的佳话。

（2）坎坷的“小爨碑”

1927年，以龙云、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等镇守使为首的新军阀，联合发动“二·六”政变，取代了唐继尧的旧军阀统治，唐继尧在幽禁中愤懑吐血而死。早就貌合神离的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胡、张发动的倒龙战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曲靖城变成了两军的主战场，武侯祠毁于战火，《爨宝子碑》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阳光曝晒，风雨剥蚀。胡、张所部被困在城中，其部下将碑搬去修筑工事，险遭损坏。幸得城内一位靠拓售此碑帖为生的寒士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藏在榻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1937年，为迎接民国“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到来，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曲靖中学内建“爨碑亭”，并将《爨宝子碑》和《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移置亭内一同保护收藏。清末状元、云南名士袁嘉谷先生亲笔题写“爨碑

亭”，并为之撰写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在爨碑亭东面10米处，兴建了一座圆形六角亭，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移置亭内。两碑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2015年，曲靖市人民政府斥资修建了气势恢宏的爨文化博物馆，加大保护与宣传力度，使之成为弘扬爨文化，进行文化研究交流的窗口。

（3）范利军发现“邓尔恒碑”

邓尔恒乃鸦片战争名将、编修翰林院编修、云贵、闽浙、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子，书香门第，同为翰林出身的邓尔恒发现并把爨宝子碑安置好后，又细致周到命人置办了另一块记事碑，亲自题写碑文，差人立在杨旗田发现爨宝子碑的地方，以示纪念。

1972年，政府发动改田，爨宝子墓（当地人称双堆子）被平移改做农田，爨宝子墓的镶墓石被薛旗村拉去建盖礼堂，邓尔恒碑也不知下落。1985年初的一个清晨，去南盘江边挑水的村民胡开元发现“振威将军碑”竟然被镶嵌在窑湾大桥桥头挡土墙的石壁上。立即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时任曲靖市（现麒麟区）文化局办公室主任范利军带领文化局干部刘成武和越州镇文化站干事杨君毅来到窑湾，当他们看到桥头石壁上的墓碑时，顿时惊呆了。原来，这块碑竟然是当年邓尔恒移走爨宝子碑时，在墓的原址所立的记事碑，即被人们广为传颂的“邓尔恒碑”。这个发现让他们欣喜万分，范利军当即安排人员从石壁取下此碑，并移到越州镇文化站保护起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至此，小爨碑的发现才告结束。

3、康有为为爨碑定位

《爨宝子碑》早于《爨龙颜碑》53年，为南朝碑体之首。书体在隶楷之间，是汉字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是研究中国书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素有“南碑瑰宝”的美誉。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赞不绝口，在其《广艺舟双楫》中称：“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推为“古今楷法第一”，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可谓推崇备至。

对《爨宝子碑》，康有为称“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的演变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又赞：“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郭休》、《爨宝子》……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还对它作了形象化的具体比喻：“《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爨宝子碑字体雄劲古朴，用笔方折，拙中带巧，古气盎然，如李根源所说“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

4、两爨碑对曲靖的影响

正是由于《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无可比拟的价值、阮元、邓尔恒的再次发现和康有为的膜拜有加，让这两尊南碑瑰宝和它的出土地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和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村享誉海内外。1961年，两碑一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对研究云南地方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汉字演变也有极高的价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碑皆于清朝出土于云南，被誉为“南碑瑰宝”；两碑为同一时代的作品，风格相近，因此人们常把两碑合称为《二爨》，因此，曲靖被称为“二爨之乡”，陆良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法艺术之乡”。

感怀于爨氏家族的历史功勋，《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无可比拟的价值，以及其湮没、再发现的传奇经历，笔者曾撰联，“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累世功勋几人识；来了总督，去了南海，一朝

惊现天下闻。”诚不欺也。

二、关于史料的应用

1、东爨乌蛮、西爨白蛮

爨分东西，名曰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可用为爨文化小镇广场的命名，如东爨广场、西爨广场，东爨广场的布局与陈设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代表；西爨广场以汉文化或夷化的汉文化为代表。

也可用来为命区域，以南小线为中心，区分为东爨部落、西爨部落等。

2、爨氏群雄代表人物的应用

初步考证，爨氏五品到二品的官员达31人，其中尚书仆射爨肃最古老，为爨氏落籍滇东第一人；蜀国领军将军爨习影响较大，入朝为官，参加了著名的街亭之战，写入《三国演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府宁州刺史爨云官阶最高，二品；交州刺史爨琛最显赫，史称“爨人之史，始于爨琛”；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最具名望；面见唐玄宗的乌蛮女王阿姪、彝族文字的创造者阿田可最具传奇性，均可作为重点演绎的对象，为爨文化小镇（中国爨城）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3、爨文化历史区分数字的应用

爨氏入滇，至南诏灭爨700余年；曲靖作为南中首府523年；爨氏统治南中409年。这些历史性的数字，可以作为道路、台阶、街道的长度、级数或文化创意的符号。

4、南中历史地名的运用

味县、南中、建宁、宁州、南宁州、郎州这些历史地名，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南中首府、建宁郡治、宁州刺史府、南宁州刺史府、南宁州都督府、郎州刺史府等鲜活名称，均可作为道路、小镇区域、建筑物的名称，让小镇充满丰厚的历史韵味。

5、南中故地城池名称、建筑形态的运用

味县故城建于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治所在今麒麟区三岔，相传为一座土城。自蜀汉建兴三

年（225）开始为南中首府治所，至隋开皇十八年（598）为隋朝南征将军杨武通所毁，其间屹立南中707年。石城建于唐武德七年（624），为首任南宁州都督韦仁寿率军民就地取材，用石头筑成，是曲靖历史上的第二座城池。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白石江大战”中被毁，“石城”共存在762年。石城后来成为曲靖从唐中期至元初482年间行政区划的名称，从唐中期至明初762年间历云南、滇东行政机构治所的所在地。

其土城、石城的名称和建筑形态，均可作为爨文化小镇的区域建筑的名称和代表性建筑的外观形式，别具特色。

6、鬼主文化、遑耶文化、盟誓文化与明月社的运用

作为真正使爨氏家族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鬼主文化、遑耶文化、盟誓文化与明月社，其文化内涵、服饰特色、仪式感、故事性与观赏性，可作为爨文化小镇文艺表演、婚庆、工作人员服装等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全国仅见的盟誓场所“明月社”，可作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山盟海誓的爱情纪念地。

7、大小爨碑经典语句的应用

大、小爨碑中“抚宁氓庶、物物所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镇靖民安、人情归望”，“邑洛相望、牛马被野”，“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夷汉同乐、人情归望，汉律夷经交融、弦歌蛮乐相和，南王铜鼓、堂狼铎，南贾夔马、朱提银；这些极经典又精炼的语句，可以作为爨文化的核心与文化创意策划的重要依据。

8、爨碑的发现、爨文化传播传奇在爨文化小镇的运用

作为“南碑瑰宝”、爨文化重要代表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其碑主人爨龙颜、爨宝子已成为人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爨碑的发现者阮

元、邓尔恒，对爨碑推崇有加并为爨碑进行历史定位的康有为，日本人对爨碑的膜拜，国内国际爨体书法的应用与传播，以及《邓尔恒碑》的发现等，这些历史人物与传奇故事，都是极为诱人素材，均可成为爨文化小镇文艺创作、表演，爨文化彰显的珍贵历史题材。

三、关于《曲靖中国爨城定位策划方案》文本的修改意见

1、文化使命

原为“再现爨宝子、爨龙颜的辉煌时代”，改为：“再现爨王国的庄严气象和爨文化的迷人气度”。

可考虑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对历史尊重的态度，运用聚合力量、恢复重建的方式，再现爨王国的庄重气度和爨文化的迷人气象。

2、承担使命

在爨文化小镇（或中国爨城）规划建设中，应将曲靖的另一张重要名片“珠江源”的优势结合起来，珠江源是世界唯一性的地理坐标与天然的知名品牌，是珠江流域十一个省区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生命的港湾、灵魂的栖息地。饮水思源、追根溯源、寻根问祖，是人类精神谱系中永恒的命题，它的力量和价值，不在于穿过历史，而在于穿透人心。找寻的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产生的是向心力、凝集力。所以，可将珠江流域十一个省区作为未来爨文化小镇的目标市场和重要客源地。

建议将主动承担“滇黔区域旅游集散地角色”和“滇中短途度假目的地使命”改为主动承担“滇黔桂区域旅游集散地角色”或“西江-珠江区域旅游集散地角色”和“泛珠江流域度假目的地使命”。

3、产业

方案中产业发展显得单薄，可以把有代表性的曲靖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小镇，丰富和增加文化小镇的吸引力、产业内容、文化特色和商业盈利点。

4、加大爨文化的宣传与普及

(1) 组织编撰《爨文化史料丛刊》，汇集古今有关爨文化的史料与主要研究成果，将爨、爨地、爨氏家族、爨氏统治时期的历史、爨文化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挖掘、整理，通过历史文献“再现爨王国的庄重气度和爨文化的迷人气象”，对于弘扬曲靖历史文化，擦亮爨文化这一曲靖特有的文化名片，推动爨文化小镇（中国爨城）建设、营运有着重要的意义。

(2) 以连环画、影视、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传扬爨文化，使之成为曲靖市民，以及云南、全国、华人圈广为认知的文化符号与文化消费内容。江科

主要参考文献：

- [晋]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
- [晋]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 [南朝·梁]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
- [唐]樊绰：《云南志补注》.向达，原校.木芹，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 [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
- [元]李京：《云南志略》
- [明] 陈文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明] 刘文徵：天启《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冯甦：《〈滇考〉校注》.徐文德，李孝友，校注.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
-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埏，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 [清] 阮福：《滇南金石录》
-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 范寿铭：《爨龙颜碑跋》
- 袁嘉谷：《滇绎·爨世家》
- 龙云：《新纂云南通志》.李春龙、牛鸿斌，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
- 曲靖地区志编撰委员会：《曲靖地区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 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昆明：云南电大出版，1983.
-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马继孔、陆复初：《爨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范建华等：《爨文化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 平建友：《南碑瑰宝：大小爨碑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 范利军：《曲靖市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 梁晓强：《南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 刘小兵：《滇文化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 王启国、龚静阳：《爨》，云南日报《大观周刊》，2015（9）.

责任编辑：蒋毅

■ 爨文化的产业开发现状

◇ 孙健灵 曲靖师范学院教授

爨文化作为曲靖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不仅需要探索其历史价值，而且需要研究其现实意义。爨文化“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实现“活化”、“产业化”，即如何进行产业化开发，如何成为曲靖文化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对应，又与文化事业紧密相联。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在宏观层面上，其内容可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部分。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仅“文化产品的生产”就包括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等七个类别。

就爨文化的产业开发来说，主要涉及七个方

面：第一，爨体书法艺术的弘扬；第二，爨文化研究论著的出版；第三，爨文化影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第四，爨文化歌舞创作与表演；第五，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设施的建设；第六，爨文化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第七，爨文化产业园区的打造。如果说，前三个方面的主要作用是提升曲靖的知名度，为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造势”；那么，后四个方面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正题”，文化产业主要依靠这四个方面的拓展。

第一、爨体书法艺术的弘扬

“爨文化”的发掘，源于爨体书法艺术的影响，而爨体书法艺术来源于爨碑。自从清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从民间发现爨碑，将其保存下来，并拓了很多爨字拓片，通过流官们回去省亲时带出云南，形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广东、海南和日本等地方都有爨体。《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二爨”是两块云南“南碑瑰宝”。《爨龙颜碑》的碑文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体”。碑文古雅，结体茂密，虽为楷书，却饶有隶意，笔力遒劲，意态奇逸，古气盎然，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李根源说该碑“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称其书法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从300多年前“二爨碑”的发现，历经晚清、民国，再到现代，书写和研究“爨体”的人虽然不多，但大师不少，如清朝的阮元、包世臣，清末将“爨体”推到中国书法极致的康有为，再到现代的潘天寿、弘一大师，还有郭沫若、赖少其等。

在当代，毛广淞将“爨体”笔法、走势作为研究对象，把“爨体”字从300多字扩展成9990多字。北大方正用他续写的爨体字——“毛广淞爨体”，进入了中国电脑汉字库。2014年，国内首个爨体字库《梁培生小爨（简、繁）》在曲靖正式问世，并开放下载。同时，书法家陈正义的爨体书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由陈正义执笔的爨体《大观楼长联》刻于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爨行草《沁园春·雪》亦被人民大会堂收藏。2014年12月，陈正义编著的《爨体书法系列丛书》在曲靖举行首发新闻发布会。此套丛书耗时近两年，包括《爨碑碑帖三种》、《爨宝子碑临摹与创作》、《爨宝子碑意临三种》等。如今，在曲靖市开发区迎霞路、中心城区的文昌街上，临街商铺的店面招牌统一用爨体书写，这无疑是爨文化发祥地的一道独特风景。曲靖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的logo和南方都市报的报头亦使用了爨体。而在昆明，地铁站名墙上书写的爨体书法让不少乘客倍感新鲜。电影《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也都是用的爨体。爨体书法艺术的弘扬，使爨文化为更多公众所了解。

第二、爨文化研究论著的出版

研究论著是系统探究爨文化历史源流、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基础性成果，是推进爨文化产业化开发的重要依据。迄今为止，主要著作已达10部（依出版时间先后）：《爨文化论》（范建华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爨史》（马继孔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爨文化论丛》

（平建友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爨文化椎论》（陶学良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爨文化史》（范建华等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彩云南观：千古爨文化探秘》（吉成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爨文化新探》（平建友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远逝的繁华：爨氏家族兴衰研究》（平建友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爨文化史》（范建华等著，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南碑瑰宝——爨碑研究》（平建友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其中，平建友、范建华的著作最多，为爨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关于爨文化的相关论文也有数十篇。其中，范利军（2012）《爨文化的认识与文化产业开发》提出：“要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对历史尊重的态度，运用聚合力量、恢复重建的方式，再现爨王国的庄重气度和爨文化的迷人气象”。和亚宁。（2015）《新视域下的爨文化及其价值》总结了爨文化作为“开放交融的地域文化”、“复合多元的历史文化”、“继承创新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并探讨了爨文化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些论文将为曲靖市委、市政府完善爨文化产业化开发政策提供更为直接的决策依据。

第三、爨文化影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

制作爨文化影视节目，目前主要是一种公益性的宣传活动。1995年，滇剧《爨碑残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个国家级大奖。2012年3月5日CCTV-10首播的《爨碑惊奇录》，则是曲靖市着力打造的一张精彩名片，旨在全面揭开千年爨碑神秘面纱。该纪录片由曲靖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和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联合制作，分上下两集——《爨碑奇谭》和《爨书神韵》。该片于2011年3月份在曲靖开机，先后在陆良、富源、沾益等多地进行

拍摄，为了体现爨碑的文化价值和国际价值，摄制组还一路前往成都、北京、台湾和日本等地对相关人物事件进行了采访。在后期制作中，为了增加镜头的感染力，还运用了3D的手法来表现一些细节。

《爨碑惊奇录》让外界更为全面而形象地了解到爨文化，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四、爨文化歌舞创作与表演

歌舞是最容易感染公众的艺术形式，地方文化的宣传大多要借助这种形式。爨文化歌舞创作与表演主要出自陆良县和麒麟区。

陆良县的代表性节目是《爨乡神韵》和《大爨咏歌》。《爨乡神韵》创作于2000年，在陆良国际彩色沙雕节开幕式上首次亮相。其内容主要来源于大小爨碑上有关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创作者不仅挖掘了爨文化的表现形式，还编排了狩猎舞、播种舞、庆典舞、建房舞、爱情舞等内容。《大爨咏歌》是根据《爨乡神韵》修改而成的歌舞剧，于2007年11月参加“庆祝曲靖市建市十周年暨新剧（节）目展演”活动。该作品由陆良县文化局、昆明蒙秦舞台艺术工作室共同打造完成。整部作品由4个篇章构成——第一章：序；第二章：爨氏开疆；第三章：乌蛮彝风；第四章：爨乡神韵。此外，陆良县滇剧团还精心编排了《爨氏歌舞》系列，并在陆良国际彩色沙雕节上亮相，赢得了良好的评价。

麒麟区的代表性节目是《爨人乐舞》。完成于2005年的这部“云南爨文化音乐舞蹈专辑”——《爨人乐舞》，由“云南昆明科蕾特文化传播公司”与曲靖市麒麟区文化局共同制作。据称，《爨人乐舞》收录了400首源自1000多年前的爨人歌曲，它以公尺谱（也叫“工车谱”）的原始方式记述下来，“爨人祭山调”的谱与“山歌九章”的词亦是1600年前的原汁原味。在麒麟区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省广电局“策划云南”工作室的鼎力协作下，摄制完成了两碟装节目长度为100多分钟，共分九首曲目

的《爨人乐舞》VCD视频节目和CD音乐节目。这将打破我省音像市场丽江“洞经音乐”独领风骚的单一局面，让人们也能领略到曲靖滇味浓郁的南派“洞经音乐”及其娴熟的演奏水平和丰富的演奏曲目。

此外，由曲靖市珠江演艺中心创作的舞蹈集——《踏爨》，于2006年12月在昆明剧院精彩上演。《踏爨》用一种全新的歌舞形式展示了爨文化，整台分为《爨·天鼓》、《爨·太阳》、《爨·火堆》、《爨·打织》、《爨·裙腰》、《爨·土地》、《爨·希望》等部分。以原始原生态爨文化的理念，诠释古代人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以及其富有开拓精神的主题。

第五、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设施的建设

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设施的典型是陆良爨文化主题公园和陆良彩色沙林，前者是一个免费开放场所，后者则是一个旅游景点。

爨文化主题公园占地340多亩，由植物园、爨文化中心广场、爨文化商业步行街等8个部分组成。集山水园林、休闲、娱乐、游览、活动、购物等多种功能。在公园的爨文化广场上，一座名为《大爨至尊》的主题浮雕形象地描述了从爨氏开疆到鼎盛南中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大爨至尊》主题浮雕全长99米、高8.06米，分为爨氏兴起、鼎立南中、辉煌盛世等五个部分。

距县城13公里的彩色沙林是陆良另一个可以感受到爨文化的地方。形成于三亿四千万年前的彩色沙林，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变的结果，经地震冲击、岩浆喷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逐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地貌奇观，属国家4A级旅游景点。在彩色沙林，有桥名为“爨桥”，有长128米、面积436平方米的爨氏浮雕，游客在感受爨文化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多色彩沙凝聚起来的沙柱、沙峰、沙屏、沙皱的集合体。“二爨”之一的《爨龙颜碑》就保存于附近的薛官堡村斗阁寺，这使彩色沙林从开发之

初就打上了爨文化的印记。

第六、爨文化工艺美术品的生产

爨文化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目前的代表性产品是“爨陶”。自东汉末年爨氏家族在陆良建‘陈曲陶坊’，用龙窑烧制陶器至今已近2000年。明清以前，陆良县中枢镇窑上村被记载为专门烧制砖、瓦、陶、罐的地方。六七十年代，陆良境内的马街镇汤官箐、中枢镇菜园以及北坛山等地，仍然坚持采用古老的龙窑技术烧制盆、碗、罐、缸、杯、甄子等传统土陶器皿。但是，后来陆良陶器业主要是做一些花盆、咸菜缸等品种，这不仅埋没了爨氏制陶文化，同时陶器品质得不到提升，没有了升值的空间。2011年，王江雁与李红芬在外地市场上看到了陶器上承载的各种文化，设想将爨文化也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播出去。2012年10月，王江雁决定使用紫砂陶器为载体，通过将爨体书法刻写在陶器上，制作“爨陶”。在2015年的南博会上，爨陶首次亮相昆明即获得广泛关注，市民们对陶体上这小小的字体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不少人开始关注起了爨文化，而爨陶产品也广受欢迎，远销海内外。目前，陆良爨陶艺术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爨陶订单每个月能达到十几万，而一个茶壶价格可达到1000元，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第七、爨文化产业园区的打造

产业园区是推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曲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爨文化的开掘与运用，在《中共曲靖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中，将爨文化列为文化产业的“二核”之一（另一核是珠江源），同时将打造“爨文化园区”列为“八大园区建设”之一。概算投资70亿元的爨都御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5.3亿元的爨乡古镇被列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重大项目。2013年7月5日，麒麟区人民政

府、银冠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曲靖爨乡福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订《爨都御园》民族文化产业园区开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49亿元，旨在“复活”爨文化，打造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创意主题园，让满载“爨”品牌的“麒麟号”民族文化经济航母扬帆出海。

爨文化的产业开发是曲靖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爨体书法艺术的弘扬、爨文化研究论著的出版都比较深入，爨文化影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爨文化歌舞创作与表演、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已取得相当的成效，但爨文化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爨文化产业园区的打造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造势”也还需要努力，但爨文化产业发展的“正题”更有待于拓展。 社科

主要参考文献：

- 1、范利军：《爨文化的认识与文化产业开发》，《云南日报》，2012年11月23日第011版。
- 2、和亚宁：《新视域下的爨文化及其价值》，人民网—云南频道，2015年07月07日。
<http://yn.people.com.cn/news/yunnan/n/2015/0707/c228496-25492407.html>
- 3、熊玲：《〈爨人乐舞〉重现爨文化之光》，《云南日报》，2005年5月11日第006版。
- 4、熊玲：《〈大爨咏歌〉溯古及今颂文明 爨文化——滇文化的最早代表》，云南日报网，2007年11月30日。
http://paper.yunnan.cn/html/20071130/news_96_234172.html
- 5、孔德怀：《曲靖投149亿“复活”爨文化 打造文创产业园区》，云南网，2013年07月17日。
http://finance.yunnan.cn/html/2013-07/17/content_2808908.htm

责任编辑：蒋毅

珠江源爨城文化、旅游和产业、 人居融合发展新格局

——以曲靖爨文化特色小镇四位一体三生融合发展规划为例

◇ 王定宝 聂仁平 云南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俊 曲靖师范学院教授

摘要：曲靖爨文化小镇将对爨文化进行深度挖掘，通过“爨学”、“爨体”、“爨氏”、“爨人”、“爨乐”、“爨居”的深度提炼，把文化、旅游和产业、人居四大要素，通过小镇的建设得到全面的融合，力争将中国爨城文化旅游小镇项目建设成为充满活力、持续繁荣、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和旅游的发动机、芯片，中国爨城作为国家级特色小镇也将成为曲靖的城市客厅、滇中旅游的新名片和贯穿滇黔两省的旅游集散地，为曲靖市文旅产业提升带来新的动能和空间，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文化 旅游 产业 人居

引言

曲靖是爨文化的发祥地，是著名的二爨之乡，曾是整个南中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氛围浓厚，享有“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特殊地位。爨文化小镇包括南片区和拓展区，总规划面积475.15公顷，南至新建贵昆铁路，北至地质公园保护区边界，东至胜峰大道，西至水文站以西450米处，其中特色小镇片区核心区规划面积304.03公顷，拓展区171.12公顷。依托场地山水环境，以爨文化为核心IP，以旅游为力，以产业为基，以魏晋风格建筑及滇中民居建筑为风貌肌理，建设集文化体验、美食购物、演艺娱乐、休闲度假、旅游集散、教育培训、文创产业基地、康养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文旅小镇。

爨文化小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700万人次，引入各类型商家1000家以上，可直接提供5000人以上的就业岗

位，成为充满活力、持续繁荣、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核心区域，爨文化小镇也将成为曲靖人文会客厅、全域旅游集散地、滇中旅游的新地标。项目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旅游休闲、度假观光、文学探究等全方位的需求，为曲靖市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强大的载体，对提升城市品牌，促进爨文化、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彰显城市自身的特色，传承爨文化精髓作出巨大贡献，打造出一个生态型、民族型、文化型的城市旅游度假综合体，为曲靖的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建设目标

曲靖爨文化小镇以爨文化为核心IP，以旅游为力，以产业为基，以魏晋风格建筑及滇中民居建筑为风貌肌理，建设集文化体验、美食购物、演艺娱乐、休闲

度假、旅游集散、教育培训、文创产业基地、康养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文旅小镇。在规划过程中围绕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这条灵魂和主线，规划在不触碰生态红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护规划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同时小镇核心区居住用地控制在30%以下，不搞房地产开发，聚焦特色、产业、生态、宜居四大要素，建成具有鲜明的爨文化特色、水平一流的特色小镇。

二、产业发展

（一）产业发展目标

爨文化是曲靖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爨文化的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的升级，产业升级能带动旅游创新，同时旅游发展又能促进爨文化的传播，弘扬爨文化，因此，把爨文化作为形象推广平台，旅游作为集散服务平台，产业融合作为交往平台，三个平台相辅相成，利用旅游+文化+产业三轮驱动建设，实现“文旅产城”一体化发展目标。

（二）产业发展模式

结合片区内的实际，通过“爨文化核心吸力引客—旅游完善留客、再引客—产业融合确保稳定发展—配套提升扩客、聚客”的路径，确定以爨文化为吸引核，做精产品，延伸产业，完善配套，形式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做到用文化塑造品

牌、用旅游聚合人气、用产业盘活全局。

（三）产业发展架构

通过旅游产业、文创产业、康养医药产业、影视产业、休闲商业等多产业的融合，形成当地人口与旅游人口聚集，为小镇提供自循环动力体系，形成文化鲜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综合性文旅小镇。

三、重点区域建设

曲靖爨文化小镇通过“爨学”“爨体”“爨氏”“爨人”“爨乐”“爨居”的深度提炼，将爨文化在小镇全面落地，把曲靖爨文化小镇打造成文化之窗、旅游之地、度假之所、产业之城，打造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700万人次，引入各类型商家1000家以上，可直接提供近5000人以上的就业岗位，将打造成曲靖人文会客厅、全域旅游集散地、滇中旅游的新地标，打造一个生态型、民族型、文化型的城市旅游度假综合体。

（一）爨人

核心功能：文化体验、民俗工艺、美食餐饮、商业购物、主题游乐、特色住宿、景观大道。

核心思路：古城核心文化游览与体验区。围绕爨文化，以爨人文化为魂，打造美食民俗商贸区，是小镇的核心功能区。提取九大文化元素，从游、购、食、

住、娱等旅游五大要素出发，打造集合文化体验、美食餐饮、商业购物、休闲娱乐、特色住宿、非遗文创、人文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民俗文化体验区。

项目设置：南中广场、游客中心、爨乡好礼街、爨水阁、爨乡古酒坊、爨豆腐坊、爨菜古味街、打磨秋、古爨戏台、明月社盟誓台、爨字迷宫。

（二）爨乐

核心功能：演艺娱乐、影视制作基地、儿童乐园、复古爨地服装体验等。

核心思路：以爨乡古乐为核心，挖掘爨地特色歌舞演艺，开发演艺系列产品，以爨为核心IP，打造影视动漫产业，建设影视摄影基地，打造演艺娱乐休闲区。

项目设置：爨城门楼、西爨客栈群、爨碑广场、宝子书斋、爨服馆、爨乐园、爨君大道、宁州刺史府、遑耶婚庆中心、爨国谜城影视基地、会盟广场、爨乡乐舞演艺中心、爨氏宗祠。

（三）爨体

核心功能：爨体书法传习培训、文创产品、艺术教育培训、书法创意文化公园。

核心思路：以爨体为核心，挖掘爨体书法文化，开发系列衍生产品，打造书法文创教育产业基地。

项目设置：归阙广场、爨体

大师传习馆、爨体古意生活馆、龙颜神品阁、书法创意公园、书房餐厅。

（四）爨氏

核心功能：文化度假酒店、水幕电影、拓展运动、景观公园、文旅居住。

核心思路：以爨氏为核心，挖掘爨氏起源和家族兴衰历史，开发系列产品，开启探秘之路。

项目设置：建宁大酒店、图腾公园、古爨幻境光影秀、半山爨居、爨岛探秘、爨人码头、铁人三项公园。

（五）爨学

核心功能：爨塔朝拜、爨学书院、教育培训、智者小筑、爨居院子、配套公园等。

核心思路：以爨学研究、教育为核心，打造集合景观、教育研讨、学术交流、书籍编纂、大师聚落、特色爨居于一体的教育修心组团。

项目设置：明月社盟、拜爨天阶、爨药芳香园、爨学书院、爨居院子、智者小筑、爨史烟云公园。

（六）爨居

核心功能：温泉康养、特色民宿、爨医馆、康养社区。

核心思路：依托场地温泉条件和田园环境，打造以温泉康养为主题的度假居住片区，植入爨医文化和业态，打造一个康养生活区。

项目设置：爨医馆、温泉养生中心、古泉隐居、东爨温泉部落、启动展示区。

（七）安置片区

核心功能：现有居民拆迁安置、宜居社区、农家乐。

核心思路：对现有居民进行原址安置，保障安置居民的居住需求，配套相应服务设施，打造一个环境优良的居住片区。居民就地安置后，可结合古镇打造农家乐、开发特色民宿等旅游接待产品，完善曲靖爨文化小镇的文化旅游产业链条。

项目设置：安置住宅、街区商业、三元宫爱国教育基地。

四、爨文化小镇发展建议

《曲靖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中将曲靖城市特色总体定位为珠江源头第一城、爨乡福地，营造“山水相映、古今交融、宜居田园、滇东明珠”的城市特色景观设计意象。一是加大爨文化研究力度，吸纳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加入壮大研究会，研究开发的重点是要从历史理论研究向开发利用研究拓展，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民风、风土人情、饮食、服饰、音乐、歌舞、书法、建筑风格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开发，丰富爨文化的内涵，再通过各种载体来展示、宣传、弘扬爨文化，真正打响爨文化精品品牌；二是以历史文化古城、

村（四方街、雍家古村、天花古城、杨梅山古长城埂、邕州古道等为依托，开发集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民族文化文化旅游精品景点、精品路线、提升爨乡文化旅游的品质和吸引力；三是可以把古建筑、古遗址遗存、古墓葬等开发建成主题公园，通过市场运作，使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即以民族爨文化风情园、沙雕博览园为依托，开发以爨乡悠久历史、古滇文化为主的科教游；四是把历代书法家推崇为“神品第一”的“爨龙颜碑”爨体书法艺术，做成精美的文物复制品及旅游艺术品推向市场；五是抓住历史和传说产生的旅游焦点，从中吸取大量素材，提炼创造出一批符合大众需求的优秀文艺和影视作品；六是开发民族服饰、工艺品、民间土特产品，发展集生产、加工、销售、参观、展览为一体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七是开发爨氏歌舞、爨乡古乐、民族节庆、民族风俗为主要内容的民俗观光游。只有把文化资源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文化产业才能取得更大的市场。实践证明，发展文化旅游是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和资源优势转化的最佳途径；八是要深挖、延伸、融合产业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体育功能、科技功能和社区功能，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真正产

生叠加效应、推进融合发展。无论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要“一镇一风格”，多维展示地貌特色、建筑特色、文化特色和生态特色；九是曲靖爨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不能沿用老思路、老办法，必须在探索中实践、在创新中完善，与地区总体规划、产业布局协调发展；十是小镇的建设按总体规划、分区建设、控制规模、集约打造。规模的大小服从经济原则、需求原则、集约原则。特色小镇的打造，不但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耗费极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充分考虑资源利用，控制规模，避免严重浪费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十一是小镇的建设要兼顾曲靖开发区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来发展。围绕曲靖经开区建成全市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示范区、产城一体和带动区域发展新城区、开放型经济和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来布局产业结构；十二是不断完善特色小镇投融资体制机制。管理好建设运营管理主体，完善配套政策，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上，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优势，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形成产权明晰、符合市场规律、具备产业特征的特色小镇商业模式，让社会资本进得

来、留得住、能受益；多元化发展，分区开发建设，把特色小镇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创新的承载平台；十三是不断探索特色小镇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曲靖爨文化特色小镇不仅承载经济功能，同时承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创新特色小镇社会治理体系，就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引导和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要把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提供增值服务和社区提供自我服务结合起来，为社会治理体系协同创新提供新探索。江科

参考文献

1. 许飞燕.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文化商品开发研究——以云南曲靖爨文化的旅游文化商品开发为例[J].中国商论,2017(21):52-53.
2. 陈真波.习近平生态文明理念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18(2):31-36.
3. 唐永泽.曲靖城市文化形象构建策略初探[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35(4):6-10.
4. 王金红.文化表征与历史建构：“爨文化”研究之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34(4):174-177.
5. 吴韬.大数据国家战略下的云南生态工业强省建设[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17(3):132-

137.

6. 董晓梅,DongXiaomei.曲靖构建休闲城市的对策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34(1):15-17.
7. 卢贺茜.略谈爨氏的发展演变以及爨文化的影响[J].速读旬刊,2014(7).
8. 唐涛,吕琼.曲靖爨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传承[J].美术教育研究,2011(12):60-61.
9. 杨国刚.爨乡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化的思路与措施[J].科技致富向导,2011(6):378-379.
10. 李彩霞.发展文化产业与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11(5):64-66.
11. 鲁刚.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4):105-109.
12. 张梅芬.曲靖现代区域文化建设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7.
13. 罗明义.论云南精品旅游产品的培育和建设[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2,3(1):81-84.
14. 挖掘传统爨文化探索文化创新模式[N].纽运强.云南日报.2013-08-11.
15. 爨文化对当今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N].和亚宁.云南日报.2015-07-05.

责任编辑：张兵

《爨龙颜碑》中爨氏家族兴盛 500 余年

◇ 平建友 曲靖爨文化历史研究学者

爨氏同姓不同源。《爨龙颜碑》中爨氏始祖肃于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建功于刘氏王朝“采邑于爨”官河南尹到唐玄宗开元（公元714-741年）间爨归王代爨弘达为南宁州都督，先后约500余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爨氏家族人才辈出，荣显之极。深入研究爨氏家族兴盛500余年是研究《爨龙颜碑》的重要课题，不仅有重要历史意义，而且有一家现实意义，笔者不揣浅陋，特作《爨龙颜碑中爨氏家族兴盛500余年》求证于方家。

一、爨氏家族兴盛500余年的时限

（一）起于东汉末年爨肃参与平白波黄巾军

《爨龙颜碑》隐藏几多历史之谜，其中对班氏“汉末采邑于爨”讳莫如深，多少年来一直是个未解的历史之谜。笔者在《关于爨龙颜碑中爨地与爨姓关系探微》（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和《爨龙颜碑中班氏“汉末采邑于爨”探秘》，见《曲靖社会科》2016年第一期）说过：自三国谢承《后汉书》：“爨氏望出晋昌，后汉河南尹爨肃”后，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郑樵《通志》也如是说。《后汉书》虽佚，《姓纂》和《通志》可据。自清代以来，专对此有研究的学者

有陆耀遹、阮福、张澍、洪颐暄、王欣夫、李慈铭、袁嘉谷和方国瑜等人。其中陆氏《金石续编》卷一：“碑言魏尚书仆射河南尹，《元和姓纂》河南尹爨肃，见谢承《后汉书》”。张氏《养素堂文集》卷十九：“祖肃为魏尚书仆射河南尹，而谢承《后汉书》肃为河南尹，乃汉官。”李氏《越缦堂文集》卷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考林宝《元和姓纂》云：“后汉河南尹爨肃，见谢承《后汉书》”，是肃由汉入魏即此人也。”张、陆、李三氏的研究难能可贵，但未能终破解历史之谜。笔者以为如把爨肃“汉末采邑于爨”放在汉末的特定历史来考察，那答案是明确的。

东汉政府平定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三支主力后封赏功臣。按《后汉书·百官志》：“列侯有县侯和乡侯20级”。镇压黄巾军的主将皇甫嵩封槐里侯，食邑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朱儁任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卢植官尚书令。

黄巾起义主力失败后，各地农民起义仍高举黄巾旗帜坚持斗争。按《后汉书·朱儁传》：“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

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椽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晒之徒并起于山谷间，不可计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氏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僞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袁绍传。”（见《二十五史·后汉书·朱儁传》P100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作白话解读（P201）还有史籍说：“三支主力部队失败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仍高举着黄巾军的旗帜，继续进行战斗。其中有几支声势浩大，如冀州的黑山军，有上百万人。并州的白波黄巾军，也有十几万人。益州的黄巾军，曾控制今四川大部地区；青州黄巾军，也有一百多万，活跃在山东中部，攻杀过济南王刘赟。从公元184年开始，各地黄巾军此起彼伏，前赴后继，一直斗争二十多年，才被消灭”（见青年文库《中国古代史常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P196）笔者按《后汉书·赵典传》附传：“赵典，太仆，太常，长乐少府，卫公卿，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谦字彦仪，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遣击白波贼有功封郟侯。”（P888）《华阳国志·先贤士女目录总赞》也如是载：“赵谦，字彦仪，戒孙也。历位卿尹，初平元年为太尉，时董卓秉政……讨白波贼有功，封【郟】侯。”（P722）

显然，鬲肃随朱儁和赵谦平白波黄巾军有功封郟都县侯而“采邑于鬲”。《鬲龙颜碑》谓“迺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还说鬲龙颜“万里归闕”后“袭封郟都县侯”，所谓“袭封”即袭封其始祖鬲肃之郟都县侯。黄炳堃跋：“此碑叙其族颇详，谓系出班氏，然后汉班彪之子固、超；超子雄、勇；雄子始后来未闻有食邑于鬲者，岂史佚之耶？”（见《希古堂文集》，笔者以为，鬲肃有功封侯“采邑于鬲”，实“史佚”之。

笔者再按《汉书·叙传》：“班氏之先与楚雄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秦之灭楚，迁晋（今山西）代（今天河北）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坠于楼烦。（愚按，楼烦：旧《辞源》：“古国名。今山西保德州，宁武府及岢岚县等地”。《辞海·地理分册》：“①古县名。战国赵武灵王置，治在今山西宁武附近。②古部落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其五世孙班况之女在汉成帝时为婕妤，有子三人：长子班伯官拜定襄太守，）（愚按，定襄：《辞海》：“郡名。西汉分云中置郡，治所在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长城以北卓资和格格尔，清水河等一带。东汉移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辖境西北缩小，仅有清水河、东南扩展，包有今山西右玉及旧平鲁地区，东汉未废，隋大业时曾改云州为定襄郡”。谢承《后汉书》和《元和姓纂》均谓鬲氏望出晋昌，后汉河南尹鬲肃。晋昌，《辞海·地理分册》：“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西定襄县西北，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并入定襄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山西省忻县地区辖14县，定襄为其一。）次子淳，諫议大夫，右屯中郎将，早卒，有子曰嗣。幼子穉（稚），西汉属国都尉，迁广平相。稚生

彪。彪生固、超)。《后汉书·班超传》:彪子固、超,超子雄、勇。雄子始“坐杀其妻阴城公主(顺帝姑),同产皆弃于市。”但班氏子弟尚在。班彪的大伯父定襄太守班伯之子和班彪的二伯父班旻之子班嗣后人尚在,显然爨肃当是班伯、班嗣之后人无疑。清代研究班氏汉末“采邑于爨”的学者均谓爨肃是“汉官”,但未挖掘为汉官的根源。笔者早说班氏子弟爨肃是以“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见《后汉书·灵帝纪》),讨白波黄巾军而“采邑于爨”。爨是邑名,在安邑(今山西运城地区),是战国魏将爨襄的封邑,详见平建有《爨龙颜碑中班氏“汉末采邑于爨”探秘》,从黄巾起义到曹魏代汉(公元220年)其间30余年,爨肃因功封侯,“采邑于爨”,顺理成章。碑讳言其事,至此,秘已破解。

(二) 止于爨归王代爨弘达为南宁州都督

南中爨氏同姓不同源。以地为氏的爨祖汉末河南尹爨肃(见《元和姓纂》),其后裔于晋置宁州时迁入西南地区。《蛮书》:“西爨自云本安邑(今山西运城地区)人,七世祖晋南宁州太守(刺史),中国乱遂王蛮中。”(见《新唐书·两爨传》)所载同。据考证,爨世七世祖即爨琛(见平建有《爨史七世祖(爨琛)有关问题的辨证》《曲靖史志》2016第二期)唐初,爨玩之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今昆明)(见《新唐书·两爨传》)同书还说:“爨弘达既死以爨归王为都督。”据研究,爨归王为以官职为氏的爨氏之后爨遐后人(见《爨守忠墓志铭》)方国瑜师早说:爨弘达和爨归王间相继150年,中间有断带,爨弘达为唐初人,爨归王为唐代中期人(见《滇史论丛》和《彝族史稿》)。

2011年《云南通史》:“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开南中,置南宁、昆、恭等州。稍后,唐高

祖以爨玩的儿子爨弘达为昆州刺史,令其奉父丧归……武德四年……唐在云南地区设立了南宁州总管府……接着……改置南宁州都督府,以爨弘达为羁摩都督,……爨弘达死后子孙承袭,以至爨氏灭亡。”(P15),还说:“武德,贞观年间,以爨弘达任南宁州都督,自此以后,爨氏世袭都督之职,先为南宁州都督,后为郎州都督,至开元年间,爨归王又任南宁州都督。”

笔者按《云南通史》:爨归王在开元年间代爨弘达为南宁州都督,开元为唐玄宗年号(公元714-741)凡28年,爨归王取代爨弘达为都督无确切年代,姑且以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为界,则以地为氏的爨氏已传536年,从此开始以官职为氏的爨归王都督新时代。

唐开元(公元713-741年)天宝(公元742-805)年间,爨氏“枝叶遍南州”。

爨归王:南宁州都督(见《蛮书》4,亦见《德化碑》、《新唐书·两爨蛮》)。张九龄《敕安南(今越南)首领爨仁哲等书》(以下简称《敕书》)作:“戎州(今宜宾)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守忠墓志铭》作“左金吾卫大将军”。

爨崇道:“两爨大鬼主”(见《蛮书》,亦见《新唐书》)。《敕书》作:“南宁州司马,威州(今通海)刺史,都大鬼主”。《德化碑》作“都大鬼主”。其父摩涯,爨归王之兄,事迹无考。

爨守隅:“南宁州都督”(见《蛮书》,亦见《新唐书》)。

爨日进:“昆州(今昆明)刺史”(见《蛮书》,亦见《新唐书》)。

爨日用:爨日进之弟,事迹无考。

爨彦彰:《新唐书》,事迹无考。

爨祺：“黎州（今玉溪、红河）刺史”（见《德化碑》）。

爨守懿：“求州（今玉溪，又说武定）刺史”（同上）。

爨彦昌：“螺山（今昆明西）大鬼主”（同上）。

爨仁哲：“安南（今越南）首领，归州（今文山）刺史”（见《敕书》）。

爨彦征：“姚州（今姚安）首领，左威卫将军”（同上）。

爨嗣绍：“昆州刺史”（见《敕书》）。

爨曾：“黎州刺史”（同上）。

爨遐：“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见《守忠墓志铭》）。

爨荣宗：“左监门收大将军，南宁郡王”（同上）。

爨仁弘：“南宁郡王”（同上）。

爨守忠：“南宁一十四州都督，南宁郡王”（同上）。

南中爨氏同姓不同源。以官职为氏的爨襄后人，有爨习、爨遐两支和以地为氏的爨肃后人南来西南地区，至唐代中叶已是两溪合流，没有记录，谁也难辨分派。如按《云南通史》说：“爨弘达死，子孙承袭（都督）以至爨氏灭亡”，那以地为氏的爨兴盛560余年。古往今来有多少世家兴盛500余年？

二、爨氏家族兴盛500余年间人才辈出

袁嘉谷称爨世家族为“乔木世家”。世家：《辞源》：“古代称世代显贵的家族为世家。”《辞海》：“旧时泛指门第高世代为官的人家为世家。”称乔木世家喻爨氏家族官职高显赫之极，爨肃后人自爨琛始，爨頔、爨龙颜祖孙三世官宁州大

长，荫庇后裔，前后兴盛500余年，《华阳国志·南中志》：“同乐县，大姓爨氏”。《爨龙颜碑》：“爨氏‘乡望标于四姓’。《汉书·叙传》：“形气发于根柢兮，枝叶汇而灵茂（师古曰：“根，本也；汇，盛也；灵美也。言草木根气强则枝叶茂，而善美之人先祖有大功德则胤嗣蕃昌也”。）此本指班氏有功德而显后，对爨氏也如此，爨氏500余年人才济济。

爨肃：“后汉河南尹”（见谢承《后汉书》及郑樵《通志》，入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见《爨龙颜碑》）

爨量：“东晋初年梁水太守”（见《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见《晋书·明帝纪》）

爨琛：爨量长子，“兴古（今红河文山）太守”（见《云南志略》、《万姓统谱》、《寰宇记》）；交州（兴古、永昌、牂牁、越嶲、夜郎）刺史（见《华阳国志·李雄志》，晋成帝咸康五年为宁州刺史《云南史料丛刊》）。

爨頔：爨琛长子，李势宁州刺史降晋为宁州刺史（见《晋书·穆帝纪》、《十六国春秋》、《元和姓纂》）。

爨龙颜：爨頔长子，“建宁晋宁太守，宁州刺史，龙襄将军，镇蛮校尉，邛都县侯”（见《爨龙颜碑》）。

爨宝子：“建宁太守，振威将军”（见《爨宝子碑》）

爨道庆：《爨龙颜碑》作者。

爨松子：“晋宁太守”（见《宋书·文帝纪》）。

爨云：“骠骑将军，南宁州刺史”（见《北史·傅竖眼传》，《正德云南志》）。

爨瓚：“南宁州刺史”（见《隋书·梁睿传》）。

爨震：爨瓚长子，“西爨首领”（同上书，又见《新唐书·两爨传》）。

爨玩：“南宁州刺史”（见《新唐书·两爨传》）。

爨弘达：爨玩之子，“昆州刺史”（同上书）。

爨乾福：“昆州刺史”（见《旧唐书·张柬之传》）。

以上爨氏族人详见平建有《爨文化论丛·爨氏家族历代职名简说》试问：古今有多少世家荣显十数人？

三、建功于刘氏王朝的爨氏始祖爨肃

《爨龙颜碑》叙其世胄，在上古为颛顼和祝融，在夏朝为夏后氏，在东周初为耀威西岳的嬴秦氏和于郢为都的熊通、熊贲父子在楚地争王称霸，在春秋中期为子文，末叶为班郎（斗卒），在秦末为蝉蜕河东的班壹，在西汉成帝时班氏逍遥中原，在东汉初为班彪和班固，汉季采邑于爨，因氏族焉。

考班氏“汉末采邑于爨”，“迺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据研究，班氏化爨的始祖肃系并州（今山西）晋昌（今山西忻县定襄）人，东汉末参于平白波黄巾军因功封侯“采邑于爨”，爨为邑名，前已说及（见平建有《关于爨龙颜碑中爨地与爨姓关系探微》载《云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爨龙颜碑中班氏“汉末采邑于爨”探秘》《曲靖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古人云：学成文武才，贺于帝王家，按旧中国的道德标准，爨肃参于平白波黄巾军是对刘氏王朝最大的忠。爨肃继承先祖子

子文和班郎（班卒）忠君爱国的光荣传统“采邑于爨”。

四、南中磐石爨龙颜

爨龙颜祖、父、身三世官宁州大长。按岳树华、岳彦文《南中磐石爨龙颜》附“晋南朝刘宋时期爨氏族谱”：爨量生六子，长子爨琛生三子。爨頔生龙颜和龙和；次子爨仪生道庆、道文；幼子爨棋生宝子、松子。爨量六子，17孙，23曾孙。爨道庆长于文，宝子英年早逝，松子遭刺史徐循迫害致死，龙颜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袭封邛都县侯。宝子薨时二十三岁，立碑在大亨四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则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龙颜于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薨，年61岁，则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6年），小宝子四岁。

龙颜出生于“金紫累积，朱黼充庭”的显贵世家。龙颜是仆射尚书爨肃的玄孙，八郡监军爨頔的公子，仪表不凡，操守高尚，温良谦退。三次被举荐为别驾从事史，敬忠王事，“仁笃显于朝野，清名扇于遐尔”。当他被举为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秀才，就任郎中，随相国刘裕西征司马休之有功任南蛮府参军并代理建宁太守职务，“士咏其风，民歌其德”。他有远大志向，心念着皇上，从万里之外的云南朝觐天子，被朝廷任命散骑侍郎，“忠诚简于帝心，芳风宣于天邑”，除龙骧将军、试守晋宁太守，袭封邛都县侯，荣耀之极。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宁州地区动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他集合精兵锐卒五千余人，“身抗矢石”，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肃清边隅”，维护了宁州的安定，他是宁州的磐石，“人情归望”，朝廷晋升他袭有祖上原有的官爵：龙骧

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他“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他功高于郑国子产，“兰声既畅，福隆后嗣”。怎奈上天不佑，薨于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上旬，“黎庶痛悼，宋夷伤怀，天朝远感，追赠中牢之馈也”。他“绸缪七经，骛骛匪躬”，深受儒家经典熏陶，是儒家思想树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样板。龙颜维护了宁州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继承并弘扬先祖忠君爱国的美德。

爨龙颜祖、父、身三世官宁州大长，《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卷二“族姓考”“世系”称爨氏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方国瑜师在《彝族史稿》：“爨氏虽自命刺史，但仍奉中朝正朔……爨氏没改元建号，终在国家版国之内。”按2015年《宜宾爨氏族谱》载：爨龙颜后裔数十万，仍是人才辈出，正是先祖有大功德则胤绪繁昌。

五、研究爨氏兴盛500余年的意义

《爨龙颜碑》中爨氏家族兴盛500余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才辈出，荣显已极，这给后人诸多启示。千百年来，人们总结了历代世家大族承继的宝贵经验：“承家有旧德”、“积德百年元气厚”、“世上几百岁世家无非积德”、“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行善积德福泽多”，还说“以德立身”、“有德必昌”，这是千古劝世箴言。什么是德？《康熙字典》作了精典概括：“德，善美光明正大纯懿之称也。”《新华字典》有通俗解释说：“道德；品质；政治品质。”

儒家经典《四书》的核心是教人“修身”，把“修身”作“立德”的手段，以忠、孝、节、义、礼、恕、诚、仪等作“修身”的标准。《大学》：“君子慎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而且说：“自天子至于庶民，壹以修身为本。”即

天下生民人人立德。佛家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修身积德。《老子·德经》：“善建者不拔”，“修之于身……其德乃普。”注曰：“善以道立身立国者，不可得引而拔”，把“修身”作为“修行于家”、“修行于乡”、“修行于国”、“修行于天下”的重要步骤，极重“修身”。唐·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序》称史家“记事记言”“在于明德塞违，劝善惩恶”。儒、佛、道三教圣人的教诲，其目的是修身立德。就《群书治要·序》本为治国者编，其核心也不外乎修身立德。总之，人人要修身，“谨言慎行”，诚然，旧道德的规范有其时代性，但修身立法的本质是共同的。

当今社会，发财致富是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人人想发财，但“生财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财迷心窍，走歪门邪道，不能因财而有损于国家和人民，更不能数典忘祖，投靠外敌而祸害同胞。古人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还有“富不过三代”，值得深思。社会分工不同，人人有追求和信仰，故各行各业定有规范以整齐认识，以明“荣”和“耻”。国家制订了公民道德规范，把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实现社会和国家规范的基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社科

责任编辑：张兵

明初白石江大战揭密

◇ 高兴文 曲靖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曲靖“东连贵竹，南通交广，北届（界）川蜀，西上滇藩，为四达之冲。而其系于云南也，犹人之有头目然。曲靖一破，而云南之全壤必不支矣^[1]”。由于地处要冲，入滇锁钥，所以曲靖为历代战争多发之地。汉灭“劳浸”“靡莫”、诸葛南征战于曲靖、隋史万岁讨爨、鲜于仲通曲靖之战、段氏平乱会盟曲靖、咸丰曲靖回民起义围城之战、民国曲靖围城之战等等。

朱元璋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最大的三次战役有两次在曲靖发生，即白石江战役、可渡河北岸之战（另一战为大理下关之战）。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遣使慰劳友德等的诏书中说：“卿等提兵深入，振扬国威，擒首帅于曲靖之西，战乌蛮于可渡之北……”关于明洪武十四年明军在曲靖与元梁王决战一事，各种文献记载甚多，但以嘉靖进士、刑部郎中高岱所撰《鸿猷录》一书中《廓清滇南》一文记载最详。今天主要依据《明太祖实录》《廓清滇南》《沐英传》、谷应泰编著《明史纪事本末》之《太祖平滇》等资料为主，参考其他记载，分析这场战役。

一、战争背景

（一）朱元璋实现全国一统的需要

洪武元年（1368年），元惠宗退至蒙古上都，隔年又至应昌，据有漠南漠北、东北地区，史称北元。元将扩廓帖木儿驻守甘肃定西，元梁王据守云南地区。明太祖采取兵分二路北伐。到洪武四年（1371年）只有东北地区仍由元朝太尉纳哈出控制（直到洪武二十年十月，纳哈出投降，明朝占领东

北地区）。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只有漠南漠北和云南未能降伏，朱元璋统一全国的伟大理想，只差一步之遥。

（二）和平方式解决云南的努力失败。

在历年征战中，朱元璋一直奉行兵战与心战结合，在劝降失败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洪武二年二月，遣招谕云南、日本等国^[2]。洪武三年六月戊寅，遣使持诏谕云南等国^[3]。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派汤和等人平定据有四川的明玉珍，整个西南地区，只有镇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大理的土酋段氏，继续效忠于北元朝廷。利用平定明玉珍的机会，洪武四年七月己酉，遣使往谕云南、八番、乌撒等诸蛮，遭到拒绝^[4]。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统一了全国大部，只有“云南未服”，于是在此年五月癸丑，派遣时任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教皇太子经学的儒学大臣王祎（yi）出使云南，意图招降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但被杀^[5]。洪武七年秋八月戊戌，遣元威顺王子伯伯赉诏往谕云南^[6]。洪武八年秋九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至云南之沙糖口，被擒获投降同去劝降的元梁王使臣铁知院等杀害^[7]。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或被拒绝，或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师30万人南征云南。一场对云南影响重大而深远，与绝大多数明朝入滇汉民都有关系的战争拉开了序幕。

二、战争经过

（一）朱元璋亲自谋划部署

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朱元璋在对明军将领的动员会上，亲自作出部署：“自永宁^[8]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咽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兵向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之后，诏书不断下发，发出各种分析、谋划、指示、建议。

（二）行军迅速又稳步推进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二十六日，傅友德率军抵达湖广，按朱元璋的部署，兵分两路进攻云南。北路由都督郭英、胡海洋、陈桓等率兵5万人，由永宁直奔乌撒（今贵州威宁县）。东路由傅友德等亲率大军由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直扑贵州。十二月，攻下了普定（今贵州安顺），擒获土酋安锁，罗鬼蛮、乞（ge）佬等少数民族相继投降。又攻下普安（今盘县），留下部分官兵戍守，会合沐英，合兵进取曲靖。

（三）用奇策白石江大胜元军

梁王派司徒平章达里麻率精兵十万提前在曲靖沿白石江布防。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丙寅，明军到达曲靖^[9]。沐英向傅友德献策：“彼谓我军疲于深入，未有虑心，乘此，乃可破也。”于是部队兼程快进，恰巧四塞大雾，冒雾疾行，抵达白石江时，雾刚好散开，两军相望，达里麻大惊，以为神兵飞至也，于是乃命令士兵进行水战。友德正要下令渡江，沐英说：“现在不行。”于是提出另遣一支部队从下游（一作上游）^[10]潜渡过河，布奇阵于寥廓山上，吹动铜角，摇旗呐喊。达里麻大惊，急忙撤兵往回抵御，阵脚于是大乱。沐英乃挥旗指挥部队渡江、由勇猛而善于游泳者打头阵，长刀蒙盾直砍元军，元兵退却数里，后面部队相继渡过。友德麾兵大进，矢石交发，呼声惊天动地，大战数十回

合，明军指挥赵旺因马摔倒而死于阵中；沐英等纵铁骑冲动其中坚，连斩数十人，元兵大败，大将达里麻^[11]被生擒，俘获甲士二万多人，马一万多匹，尸横遍野达十多里。对于投降者，傅友德下令不许屠杀，全部放回各安其业。附近村寨土人见投降者可以饶命放回，非常高兴，纷纷投降。明军士气大振，于是攻下曲靖。傅友德留下部分兵士镇守曲靖，乘胜又攻下杨林（嵩明县杨林镇）。

（四）分兵出击，扩大战局

傅友德亲自帅师过交水（今沾益）、松林、炎方，到沾益（今宣威），与郭英、胡海洋等人率领的北路军合击元云南右丞实卜等率领的乌撒乌蛮土酋部落，经过几轮的斗志斗勇，才取得胜利，降服了各个土酋。沐英则带兵进攻陆凉，擒获帖木儿王子兄弟，又攻下越州、龙海诸寨，转向贵州永宁（今关岭县永宁镇），与蓝玉所率兵士汇合后直奔昆明。

（五）梁王自杀，云南平定

听到达里麻兵败被擒，梁王大为恐惧，“率其母嘉喜、妻忽的斤等百余人乘舟趋滇池……仰药死，妻子皆死之。”沐英带兵到大板桥，故元右丞观音保率领全城军民投降，男女老少出城迎接，沐英整兵入城，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图籍，安抚市民。而没有随梁王赴滇池自杀的故元威顺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属三百一十八人被傅友德送至京师，赐给钞锭，另行安置^[12]。

三、善后措施

一是放俘归业，以收夷人之心。在征滇过程中，明军攻城与攻心结合，大部分战役都没有大肆杀戮，只要土酋归顺，一概于其领地封官；投降的士兵，放回以安其业，使夷人安心，快速稳定社会秩序。

二是诏告天下：云南已经平定，以安天下人心。《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甲寅，以云南平诏天下”，此时报捷之信尚未到达，明太祖已急不可耐地诏告天下，云南已经平

定。“壬辰，征南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等遣人报云南捷至京师。”（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中庆、澄江、武定诸路俱降，云南平”“甲寅，以云南平，诏天下。闰月癸卯，蓝玉、沐英克大理，分兵徇鹤庆、丽江、金齿，俱下。^[13]”此时所平的只是曲靖、昆明、江川等地，大理、丽江、保山一带尚未平定也。洪武十五年闰二月，才下大理。《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癸卯，克大理”。土酋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虽然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

三是平定巩固周边局势。平定曲靖后，沐英等人迅速降伏、扫平周边（乌撒、陆良、越州、嵩明等）梁王及土酋势力。四是迅速设置军事机构。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在曲靖平定后，即设立了千户所；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己亥，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14]”，如省博物馆保存的“曲靖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背左侧有“礼部造，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同时将曲靖设为军民府，领州四、县二；在所攻克要道，驻兵守卫，同时及时成立卫所，保持军事镇慑。

四、大战双方成败分析

（一）明军获胜的原因分析：

1、战略谋划高远。一是先礼后兵，抢占道义高地。六次^[15]派人招降梁王，其中使臣有两人被杀，可谓用心良苦，仁至义尽。二是战前侦察，做到知己知彼。从朱元璋几次招降梁王的诏书来看，其对梁王所处形势十分清楚；从其征滇大军出发前的面授机宜来看，更是知己知彼，情势了然于胸。朱元璋在三军出发前的动员会上说：“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咨询于众，既是对云南梁王手下降明的人员问询，如天统五年，明玉珍之子明升遣使向朱元璋进贡，“太祖命侍御史蔡哲报聘，因挟一画史同往，潜图其山川险易”^[16]。同时，对出使云南的大臣兼刺探情报人员的问询等。可以说，朱元璋对梁王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扎实，所以才

能“运筹万里，料敌如神”。三是运筹帷幄，战略战术得当。由于战前的侦察和充分的谋划分析，整个平定云南，朱元璋可谓运筹帷幄。正如谷应泰所言：“太祖之下云南也，运筹万里，料敌如神，山川险阨，俱似躬行，进退指挥，不爽尺寸”。

2、战争准备充分。洪武二年开始，朱元璋已在考虑收复云南的问题。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遣使阿思兰、杨完、者不花、邓邦富、牛成、陈节等持诏谕云南、日本等国，阿思兰等俱赐冠带、衣服^[17]”。并对南亚诸国进行封王、赐金。如洪武二年六月，封陈日燿为安南（今越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18]；之后对派使进贡的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海岛）、暹罗国（在占城西南）、真腊国（越南西南部）等国进行赐封；并对云南属地的蛮酋分别进行劝降、分化。如洪武四年七月己酉“遣使往谕云南、八番、乌撒等诸蛮”、洪武七年八月甲辰，遣故元官赵元佑、张进、沙德成等人诏谕大理等。在平定大部分地方的起义势力、故元遗留势力并将云南周边部分小国予以招降、将士训练调集整齐的情况下，于洪武十四年八月，朱元璋正式作出征南的决定：“上于是命诸将简练士卒、先给以布帛钞锭为衣装之具、凡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人，布帛三十四万四千三百九十疋、钞四十万八千九百八十锭有奇”^[19]。

3、将帅齐心、征战有法。领兵有将，征战有法，进退有度。一是将帅齐心，临场指挥得当。傅友德湖广分兵，遵从谋划；计出则从，齐心共进。谷应泰：“若夫曲靖之战，沐英决策，冒雾疾驱，兵临白石，宁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轸所以克也；张帜展角，潜出敌背，此陈于所以擒也；临江结阵，退不能止，此苻融所以死也。”二是应变有法，作战经验丰富。沐英在白石江大战中、傅友德在决策及可渡一带的战役中都是随机应变，应对合理。三是放俘归业，攻心攻城结合。在白石江大战的过程中，对所降之兵，迅速放回，以安民心，“夷人见俘者得归，大喜。军声益振，遂克曲

靖”；在可渡河之北的与乌蛮之战中，多次放回所俘之首，恩收其心。而对于反复叛乱的豪酋，则大加杀戮，以震慑他人。

4、战斗实力强大。一是兵强马壮，部队身经百战。整个征南部队，将是百战之猛将，兵是百战之雄兵，部队规距，行动如一。二是兵力悬殊。梁王的部队约有十多万人：司徒平章达里麻率精兵十万提前在曲靖倚城临江布防，而在越州周边尚有土酋之兵数万人；另有土酋实卜所率土兵数万人在河渡一带设防。而真正参与白石江大战的只是“精兵十万”。而明军实际参与白石江大战的则约为二十余万人。朱元璋征南号称三十万大军，应该属实，《明太祖实录》卷138记载，朱元璋出发钱赐征南军士钱钞的人数为“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人”，这只是普通士兵的人数，并未包括将官人数及后勤保障人员。加上在朱元璋遣使下诏给播州（遵义市）宣慰使杨铿：“尔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符至奉行，毋违朕命^[20]”，征南将兵人数大体在30万左右。但在永宁已分兵5万，在沿途险要处也留有一定士兵守卫。如十二月辛酉“大军由辰沅趋贵州，进攻普定，克之；罗鬼苗蛮犵狁闻风而降，至普安复攻下之，乃留兵戍守，进兵曲靖。”因此，其实际参与白石江大战的则约为二十余万人。但尽管如此，这两倍于梁王的明军可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其实力悬殊太多。

（二）梁王失败的原因分析

应该说，梁王据有滇土多年，天时地利皆占，但却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1、纳逃杀使，违背道义。元灭后，人心离散，并有一些官员陆续归降明朝，如洪武七年七月庚寅，“云南建昌故元左丞阿里遣夹失伯等来纳款”^[21]。而且，明朝建立后，明朝一些犯罪人员，逃往云南，被梁王收留；古代讲求，两军交战，不杀来使，而梁王你不降也就罢了，几次杀害使臣，则明显不合道义。

2、井底之蛙，不顾大势。关于元梁王所处的不

利形势，其实朱元璋所派使臣王祎等人已为其作过详细分析，朱元璋派人所致诏书也剖析明白，奈何其不明大势，选择了条死胡同。洪武七年秋八月戊戌，遣元威顺王子伯伯赉诏往谕云南：“惟尔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乃元君遗派，受封西南，孤独遐荒，不谅天意，犹未臣服，以若所为，非贻祸于大理之民，必终毙于大理之手，斯二祸机，必蹈其一”。

3、战略失误，夜郎自大。一是侥幸败了明玉珍（其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遣万胜等领兵攻云南，败元梁王孛罗帖木儿。不久，梁王联合大理土官段功反攻，万胜孤军无援，退回，以为自己强大；以为明军也如明玉珍，可以轻易取胜，盲目自信；没有精心统筹、合理使用土司之兵，形成土司各自为战。二是未充分准备谋划。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梁王杀了明使，就等于向明朝正式宣战了，中间隔了九年的时间，你就应该作战争的准备。整顿军伍，强固城池；联土番、合大理；刺探军情，通报信息；联络部落，布局设伏。不修行伍，不作准备，苍促应战，直到明军出征，也没有充分利用地利，谋划应战，闻明军已攻下贵州普定，才仓促安排人带兵到曲靖应战。不调集土兵，统一部署，不联合大理之兵，不借用土番之力。与乌蛮等部落缺少联络，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可谓：帅无运筹帷幄之智，将无破釜沉舟之心，兵无视死如归之意。十五年春正月甲午，在朱元璋给傅友德等诏书中仍有“至于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22]”的话，可见，朱元璋已知云南土司的厉害。三是没有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梁王拥有诸多优势，然而其基本没有充分利用，如充分利用云贵高原山多谷深，林密瘴多的特点，从贵州境内便充分调动组织各地土酋，沿途搔挠阻击，采用游击战术，使明军无法顺利行军，达到疲之、损之、延之，既耗粮草又耗人，挫其锋芒、损其意志，敲锣鼓、施冷箭、断桥路、驱虫兽、放毒烟，使其白天不敢走，夜里不敢睡。而一旦进入云南，可以说是高原平坝，与贵州相比，有山不高，有谷

不深，有河不急，有路不险，加之距离昆明太近，战略纵深不够，曲靖一破，昆明无险可守，无兵来救，无处可躲。而且，当时的曲靖虽然被双方都认可的险要之地，但对梁王来说，绝非与明军决战之地。元时的曲靖老实说，没有什么象样的城池可以固守。凭借的主要是朗目山连着东海子（过去的史学家不提汪洋百里的东海子是天大的疏忽）、白石江串起寥廓山、翠山（过去四周群山连绵，高树如云，荆棘遍布，毒瘴氤氲，不是现在可以闲庭信步）等天险。

4、将庸兵弱，应对无策。一是主将无能。看看梁王派了些什么人与朱元璋决战，白石江战场：司徒平章达里麻、右丞驴儿、副枢燕帖木、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麟、行省平章刘辉、枢密院同知怯烈次等人，翻遍云南的史书，基本找不到什么关于他们的战绩；而在宣威可渡北岸战场率领土兵作战的是实卜，一个嫁入安家的女土酋，后来成为乌撒（今威宁）土司（女知府），虽然是个女的，可是土司中从来就不乏女强人，其运用避实击虚及游击战术与傅友德的两路兵，硬耗了六个多月的时间。而朱元璋派出了几员一等一的大将：颍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都督胡海洋等，哪个不是带着几万甚至几千士兵便敢与几万、几十万对手叫板，再加上精挑的30万的士兵，可以说，朱元璋是非常看得起梁王了（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能让其以多打少的人可没几个），只是梁王太浓胞、太让人（朱元璋）失望了，梁王的将领太不经打了，白石江大战实在太出人意料。二是对战争缺少心理上的准备。一方面梁王闻达里麻兵败被擒，大惧而自杀。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庚午，“故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闻达里麻兵败被擒，度不能支，乃与其左丞达的、参政金驴遁入罗佐山”。壬申“其右丞驴儿自曲靖驰归，谓曰：事急矣，将奈何？于是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奴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晋宁州忽纳寨，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尔密遂与达的、驴儿夜入草

舍中，俱自缢死。^[23]”对战争缺少心理上的准备，好象认为白石江大战，达里麻一定会赢。无破釜沉舟之心，刑天舞干戚之志。另一方面，沐英派人潜渡到妙高山上摇旗呐喊，将帅便乱了阵脚，形势立即反转。三是将无应变之策，士无必死之心。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之十五《人物志·烈女》曲靖府：“元副枢燕帖木妻脱脱怀氏，蒙古人。洪武中征云南，燕帖木败绩于曲靖，驰归，妻闭门不纳，曰：‘汝受梁王厚恩，兵败不死，何以见王？’乃鸩（zhen）其一男一女，命使者曰：‘我死，尔举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饮鸩死”。真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24]”！可以说，梁王的正规军战斗之弱，远不如土酋之兵。如实卜为首的土酋之兵，依托有利地形，在宣威北面、威宁一带，与明军周旋了数月。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丙寅，白石江大战后，傅友德即分兵与郭英所率5万兵合击乌撒；洪武十五年六月“征南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会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兵进击乌撒。”直到洪武十五年七月乙亥，才“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计，余众悉遁，复遣兵补击之。^[25]”之后都还不断的袭扰明军。直到八月，沐英等人都不敢离开乌撒一带^[26]。而阿资在明初四次叛乱，放言“你有百万之兵，我有万之险”，成为打不死的小强，直到第四次叛乱才被杀死。

5、豪酋之兵，乌合之众。作为土酋之兵存在缺乏训练等诸多问题，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如可渡河北之战，整个土兵之战，我将之概括为酋长缺少谋略，战斗缺少配合，部队缺少训练，士兵缺少激励。整个队伍呼啸而来，鼓噪而战，胡乱而搏，一哄而散；正应了拿破仑那句话：“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如果训练得好，土司兵其实是非常强悍的，其崇尚“尚战死，恶病亡”，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等。

6、结怨段氏，孤军作战。元太子遣使脱脱自西番征粮至滇，逼梁王杀死明使臣王祚，而此时无力

援救；而可结盟抗明的梁、段之间在此前已上演了一出哀婉动人的情仇故事（孔雀胆），虽结怨甚深，不愿合力抵抗，而只要梁王努力争取唇亡齿寒，段氏肯定也会联合作战。1334年，大理段光与梁王因辖界而起干戈，之后互有攻伐，矛盾不断。但1363年，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率兵三万攻打中庆路，梁王逃奔楚雄，得段功出兵援助将明玉珍击退，夺回昆明。梁王拜段功为云南省平章政事，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1365年梁王怀疑段功有并吞云南之心，要女儿用下有孔雀胆的毒酒将其毒杀，女儿不从，后段功仍被梁王派人刺死，女儿自杀。梁王在害死段功后，七攻大理而败，在鹤庆知事杨升调解下讲和，梁王上书表段宝为云南左丞。后明玉珍再度入侵，梁王求援，段宝《遗梁王书》予以坚拒：提出一些条件，并说“如此事诺，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马换作苍山，滇池改作洱海，彼时可望我吾兵来矣”，后基于唇亡齿寒之理，段宝还是率兵协助梁王将之击败。从中可以看出来，面对明军的凶凶来势，只要梁王晓以利害，两军联合共抗明军，这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梁王为什么要与段氏攻伐，他想学南诏蒙氏统一云南；梁王为什么不投降朱元璋，他想学大理段氏，与南宋划江而治，他可是龙袍都做好了（在其赴滇池自杀前自己烧了）。可惜他不是蒙氏，缺少雄才大略；朱元璋也不是赵匡胤，他要统一的是全中国。

五、关于白石江大战的夸功问题

关于白石江大战是否存在夸功的争论是徐霞客引发的，其于1638年9月12日由交水（今沾益）前往翠山，过了戈家冲（今曲靖经济开发区西山街道戈家屯），其写到：“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滌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又《盘江考》一文中又强调说：“线大山溪，何险足据”“源短流微，滌带不过数里”“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

也！”后来一些作者人云亦云，使之成为悬案。笔者在2013年出版的《曲靖诗文选注》一事中有过简要分析：白石江大战不存在夸功情况。今再作论述：

一是当时白石江应是不窄不浅。在此之前朝廷已派人进行侦察，因此才有朱元璋“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的说法。

二是元梁王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列阵白石江一岸，如果不险（与坳堂无异），岂能十万人列阵于此，难道曲靖境内、贵州境内便没有比这更好的阻击、决战之地。

三是傅友德军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上流（一作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元军阵势开始动乱，如果水浅，岂能偷渡。

四是徐霞客游览白石江时距白石江大战已有270年，明朝统治云南后，大力治理滇池、治理南盘江。洪武十五年，留守曲靖明军开始屯田，指挥刘壁筑大坝，翻渠为三，造闸蓄泄水利。明隆庆元年（1567），曲靖坝子筑圩御洪。沧海桑田，不光南盘江，白石江的部分河道也已得到疏理，面貌已大有改变。徐霞客所看到的白石江已不是当年面目。假如徐霞客看到现在的白石江，岂不是要发出“白石江大战乃子虚乌有”之感叹。

五是征南的时刚好是久雨之时，“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为营。时久雨，水暴涨”^[27]。不巧的是而徐霞客来时却又值少雨年份。而且，即便是现在，每逢暴雨，云南多处城中尚可“看海”，何况低凹之处。

六是白石江作为曲靖城的天然屏障，必然为元梁王所利用，这早已是朱元璋派人侦察清楚的，事实上，整个战局也合朱元璋的分析相吻合，怎么能说是傅友德、沐英夸大其辞以冒功。

七是朱元璋擅长使用特务监督臣下。如大臣钱宰夜里写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钱

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磕头谢罪。明初将军领兵在外，军内总有朱元璋安排的明的暗的在监督，而且诏书不断，使者不断，傅友德、沐英诸将岂不清楚，敢贸然夸大其功。

八是生态的改变。明朝之前的曲靖城区，以传统的小村落为主，而明朝大量军士的驻守、汉民的进入，迅速形成城镇和大村落。修建曲靖城、建盖官署等各类行政用房、大量寺观、民房的新建、修建及每天的薪柴，以至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水源枯竭、河流减少、河道变高变窄、湖泊萎缩，东海子、西城片区渐渐由湖泊、沼泽地、芦苇荡成为良田、村庄（到了嘉庆年间，曲靖四周甚至达到了“四面黄沙四面风^[28]”的境地）。因此，苍促而到曲靖的徐霞客作出那样的判断，与其将牛栏江考定为北盘江之源，一样是美丽的错误。

总之，虽然明朝平定云南、统一全国，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促进了云南的发展和与全国的进一步融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朱元璋异常顺利的平定了云南，在必然中也存在偶然，那就是梁王的不明大势、为政不修与失去民心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促使天时、地利、人和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天下本无关隘险阻，人心才是最坚固的长城。**社科**

注：本文为笔者2018年7月23日为曲靖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的“讲学活动”讲稿

【注 释】

- [1]《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一十四《云南二·曲靖府》。
- [2]《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七。
- [3]《太祖洪武实录》卷五十三。
- [4]《太祖洪武实录》卷六十七。
- [5]《太祖洪武实录》卷五十三。
- [6]《太祖洪武实录》卷九十二。
- [7]谷应泰编著《明史纪事本末》之《太祖平滇》。
- [8]今湖南省隆回县。

[9]《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丙寅，攻克曲靖。”

[10]分析当时情况，对比现在地图，当以下游最为可能，因上游一带，过去为沼泽地、芦苇荡，而且跨度过大，要绕到寥廓山后，迂回路线过长。

[11]麒麟区三宝镇《大明昭信校尉百户雷公（云）墓碑》：“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入云南，渡盘江，修城通道；十二月入曲靖，擒元平章达里麻”。

[12]《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己巳“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以故元威顺王之子伯伯及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家属三百一十八人至京师，诏赐钞四百五十锭。”

[13]《明史·太祖本纪三》。

[14]《明太祖实录》卷143；省博物馆藏有“曲靖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背左有铭文“礼部造，洪武十五年闰二月”。

[15]六次为：洪武二年二月、洪武三年六月、洪武四年七月、洪武五年正月、洪武七年八月、洪武八年九月。

[16]明邓士龙辑《平夏录》。

[17]《明太祖实录》卷37。

[18]《明太祖实录》卷42。

[19]《明太祖实录》卷138。

[20]《明太祖实录》卷140。

[21]《明太祖实录》卷53。

[22]谷应泰编著《明史纪事本末》之《太祖平滇》。

[23]《明太祖实录》卷140。

[24]五代时期女诗人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

[25]《明太祖实录》卷146。

[26]《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九月乙亥，曲靖等地诸夷复叛，“时沐英等驻兵乌撒，闻之，即选骁骑一万还救……”。

[27]高岱所撰《鸿猷录》一书中《廓清滇南》。

[28]嘉庆年间，曲靖知府宋湘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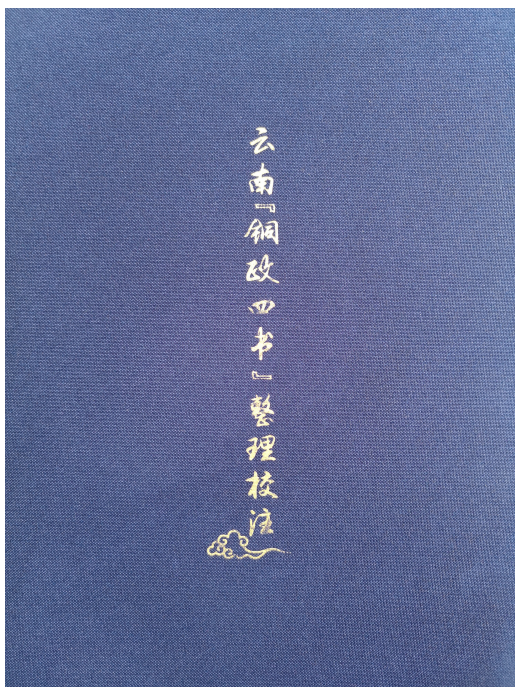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张 兵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简介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曲靖市第九次（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由杨黔云主编，梁晓强、陈艳丽、马晓粉、王瑰分别整理校注的四本清代云南铜政古籍，分别为《云南铜志校注》《铜政便览校注》《滇南矿场图略校注》《运铜纪程校注》。该校注是在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长期积淀的基础上，与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并获201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资助出版项目“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项目的最后成果，项目完成后共180余万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全书校注，以古籍普及与学术利用为目标，细致、详尽，以增补材料说明问题、阐述问题为一致校注原则，同时，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各校注者针对各书具体内容的不同和自己的研究见解，可以附入各自有特色的校注内容，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人见解阐述。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包含《云南铜志》《铜政便览》《滇南矿场图略》《运铜纪程》四书校注，笔者对内容进行了丰富，各具特色。

《云南铜志》由清代乾道时期云南府呈贡县（今昆明市）人戴瑞徵编撰，成书时间约在嘉庆十五年（1810）。全书由厂地两卷、京运一卷、陆运一卷、局铸二卷、采买一卷、志余一卷共八卷组成，8万余字。凡铜厂生产的政策演变、管理办法，主要铜厂的道里方位、规模大小、开闭起讫、经费收支、量化考核，铜运的章程办法、路线详情、运输组织、运输方式、文件处理、经费收支、过滩过闸、运员奖惩，云南省内铸币详情，各省采买滇铜详细情况等具体内容，皆悉载无遗。《云南铜志》有一源两本的两个抄本，一为云南省图书馆藏光绪元年黄华抄本，共六册八卷；一为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抄本，共七卷。本次校注所据底本即云南图书馆所藏抄本，并参校潘先林点校的云南省图书馆黄华抄本的云南大学图书馆覆抄本。梁晓强对此书的校注，除了常规的字词校定外，以云南铜政相关内容的增补为注。增补内容主要来自朱批奏折、户部则例、明清实录，清代通典通志等官方档案和权威文献。并附入对个别疑难问题的专文考



证，插入重要铜厂产量数据表、铜厂地图、运铜地图等精心制作的内容。全书增补内容达40万余字。

《铜政便览》，未署撰者名，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言为嘉道间云南布政司幕中所撰。据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内容来看，应成书在道光七年（1827）以后。该书体例与内容均与《云南铜志》相似，卷目除第八卷名“杂款”外，其余均相同，二级次目亦然，明显依据《云南铜志》而成书，全书字数较之略少。但是，《铜政便览》也在《云南铜志》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增补了嘉庆十五年以后的相关资料，这是它的最大价值所在。《铜政便览》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为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七卷，一为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十三年

（1887）刻本。前者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首次影印出版，为魏明孔、魏正孔据以点校，2013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铜政便览点校本》。后者，即本次校注陈艳丽所本。此次陈艳丽的校注，为避免与《云南铜志》重复，尽量从不同角度增补不同资料，同时制作和插入大量统计表，统计数据及于清末民初，为清代云南铜政的全周期提供更多直观的研究比对数据。全书增补内容约36万字。

《滇南矿场图略》，清代名宦、河南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人吴其濬道光二十三、四年间出任云南巡抚时所编撰，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图。该书内容上由《云南矿场工器图略》与《滇南矿厂舆程图略》两大部分组成，内容形式则分为文字部分与绘图部分，图文并茂，最大特色是呈现了云南铜厂的静态生产情况和铜厂文化生态。其中，《矿场工器图略》部分除了介绍铜厂的各种生产工具外，还包括探矿找矿、矿洞构造、役力使用、生产流程、采冶规则、禁忌祭祀等方面的具体内容。《矿厂舆程图略》辑入云南各府舆图，分府介绍诸铜、铅、锡、铁、金厂具体情况，尤其是各厂运输路线及其舆图价值最高。同时，书中也采入了一些云南矿政的议论名篇，在《云南铜志》等文献中摘入一些制度性、管理性文献。《滇南矿场图略》藏本较多，云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但皆为刻本，目前未见有今人校注本。此次马晓粉的校注以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道光刻本为底本，其他刻本为参校本，除了项目统一的校注规范

外，特别注重对地图的说明，以方便今日研究之用。全书增补内容约26万字。

《运铜纪程》，清代贵州遵义（今贵州省遵义市）人黎恂道光二十年出任京铜运官时的日记，约5万字。该书逐日记载了黎恂领受道光二十年七月京铜头起运官后，经川滇官道至泸州，从泸州称铜装船，出川江、贯长江，至江苏仪征转入运河，直达天津，换船运至通州，卸剥运至户工二部铸钱局交铜，引见皇帝，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经平彝川滇官道回昆明销差的全过程。历时两年，行程一万六千余里。于公务履行、沿途风物、见闻感想等记载甚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份京铜运官的全程日记。黎恂将此两年的日记，辑为《京运纪程》两卷及《回黔纪程》一卷，但并未刊行，渐渐遗失。民国初期，贵阳藏书家凌惕安采得，合抄为《运铜纪程》。其抄本保存完好，今存于贵州省图书馆。民国《贵州文献季刊》二三期合刊收录了一部分，贵州省文史馆藏有民国时期完整刻本，但错讹均多。此次王瑰的校注，即据贵州省图书馆抄本为底。校注时，除了注重京运的政策制度及其实际执行外，也很注重京运沿线社会生活风貌的呈现，沿途历史文物的来龙去脉及黎恂心理活动产生的社会环境背景。全书增补内容约48万字。

《云南铜政四书校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及意义，“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项目中的四本古籍，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详实、保存最为完好的云南铜政古籍，它们内容上互补互助，视野上宏观、

中观、微观毕收，完整呈现了清代云南铜政的制度演变、实际运作、盛衰变迁与意义影响，既有大量规章制度，又有大量具体数据，并有铜厂、铜运的具体图景，都是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具有重大的经济史研究价值。通过校注，大量增加相关背景和内容，拓展阅读深度，更能集中呈现有清一代云南铜政，乃至全国铜业、金融铸币业的状貌，对清代矿业史、经济史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由于这四本古籍，大多仍以抄本和古刻本形式保存在图书馆中，数量极为有限，所知闻、了解与传播都很狭窄，建国前，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写作《清代云南铜政考》即遗憾于不得阅览《云南铜志》等文献。本次校注，不光注重学术利用，也重视普及阅读，对更好地保护古籍、传播古籍也具有重要作用。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也是对云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云南以各色金属矿藏储量丰富闻名全国，各色金属遍布省内各地。云南历史上的精彩篇章，也多与铜矿等资源的繁盛采冶紧密相关。通过本次整理校注，清代云南铜业开发的盛况得到重新呈现，铜厂分布地、铜运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被充分挖掘出来，这对云南原铜矿产地的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大量确切的历史资料，若能好好利用，必将有助于地方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的升级发展。社科

责任编辑：张 兵

致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的一封信

广大社科工作者：

大家好！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基础；黑恶犯罪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严重侵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8年1月，中央部署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市上下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要求，坚持“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有伞必打”工作方针，先后扫除了一批黑恶势力、黑恶人员及“保护伞”，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分子嚣张气焰，荡涤了社会风气。

2019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攻坚年，为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纵深推进专项斗争，为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压倒性胜利奠定坚实基础，现进一步向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 1.威胁政治安全包括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包括谋取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国家机关职务，拉拢、腐蚀、操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一方话语权等；
-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
-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 6.在商贸集市、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黑恶势力；
- 7.操纵、实施“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 10.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 12.直接参与、间接助长、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行动，主动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对于举报线索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将严格保密；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或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与黑恶势力作斗争，为将曲靖建设成为最具安全感的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报电话：3392720（市扫黑办）
3314475（市公安局）
3396052（市人民检察院）
3227660（市中级人民法院）

举报邮箱：qjshcebgs@163.com

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年3月1日

携手共建 绿色城市

共建生态城市，同享健康生活



微信
微博
我们开通官
方微信及微
博啦！直接
扫描二维码



微信



微博